



浙江圖書館

094.21  
3430



浙江圖書館

儀禮管見卷中之三

長洲後

真亮

...



館

書

圖

江

浙

鳴... 同... 字...

經故至次中始易朝服如聘如至大門外入次之儀  
也款氏謂拜命時即朝服  
即位真○張氏爾岐曰即位者待賓之人其者待賓之

浙江省立  
圖書館

登記  
號碼 58883

分類  
號碼 094.21  
3430

冊

來源 省立發還本館

浙江圖書館

儀禮管見卷中之三

長洲後學褚寅亮撰

題會樓款

公食大夫禮第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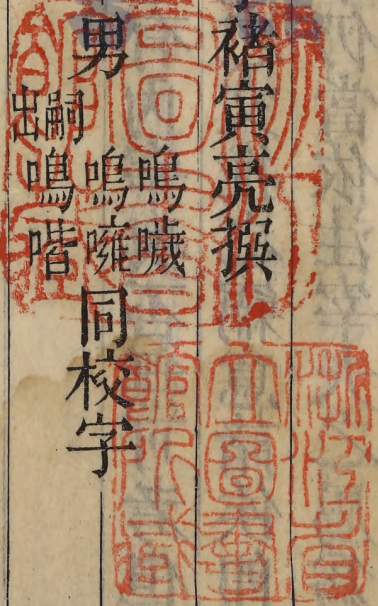
遂從之賓朝服卽位於大門外如聘○遂從之言隨後  
踵至耳非與使偕行行聘大禮故登車卽皮弁食禮  
輕故至次中始易朝服如聘如至大門外入次之儀  
也敖氏謂拜命時卽朝服與鄉射說同存參

卽位具○張氏爾岐曰卽位者待賓之人具者待賓之

義禮管見

卷中之三

一



男  
鳴噦  
同校字

物解注意最明如云賓卽位而有司乃具則卽位上文已言不必復出矣集說非也

甸人陳鼎七○此卽聘禮致饗上介之數也小聘賓與大聘上介爵同

飲酒漿飲俟於東房○注云飲酒清酒蓋指四飲中之清而言所謂醴之已沛者非指三酒中之清酒也疏誤會鄭意

宰東夾北西面南上○諸侯之有內宰與否無可考但以下經內官之士在宰東北之文推之竊意諸侯卽有內宰亦統在內官之士中仍當依注宰夫之屬爲

得不可以內宰當之立於此者以近東房之饌也敖氏則以爲太宰蓋緣疏尊官二字而誤宰夫視小臣爲尊故云尊官疏豈指太宰耶且東夾北亦非太宰立位也

坐奠於鼎西南順出自鼎西○南字非衍蓋扃亦可奠於鼎西南也注云入由東出由西明爲賓也者見若不爲賓則出亦當由東矣出入君門禮之常也

雍人以俎入陳於鼎南旅人南面加匕於鼎退○匕北枋雍人旅人退未卽出注云出入之由如舉鼎者蓋終言之耳至後取匕舉鼎乃順出疏謂出而復入非

序進盥退者與進者交於前卒盥序進南面也○將盥  
既序進盥而復位將也又序進故兩言之交不言相  
左可知也鼎有七則七者七大夫然則侯國五大夫  
之說未必然矣

魚七縮俎寢右○縮俎者於人爲橫也若進首進尾則  
於俎爲橫於人爲縮矣縮俎必右首無左首吉凶人  
鬼皆同但祭祀則進腴食生人則進鬻爲異耳喪奠  
與虞未忍異於生亦進鬻也右首左首則鬻腴有內  
外之分進首進尾則鬻腴有左右之別

賓辭北面坐遷而東遷所○所者應所設醯醬之處也



公設之處必於席前正中賓遷之而在席前稍東則適當其應設醬之本位矣夫正饌醬最在西其西惟設涪耳惟設正饌於席前之東則醬於饌爲最西於席中爲稍東而恰留席西地以陳加饌若如敖說正饌設在席中則醬太偏西而公初設處更在西矣又恐席前之西難容加饌矣而席東餘地反太寬揆其位置必不應爾觀圖自了

浙江

公戶

飲酒

膚俎

若上大夫正

食

昌本

麋鸕

豕俎

腸胃俎

醢醢

菁苴

羊俎

腊俎

饌則八豆八

大

韭苴

鹿麋

牛俎

魚俎

其陳法與此

正饌

夫

牛鉶

鹿麋

牛俎

黍簋

稷簋

不同

禮

席

蒲筵加萑席

太羹

醢醬

羊鉶

黍簋

稷簋

簋炙間容人

陳

梁簋

牛炙

醢醢

豕炙

醢醢

下大夫

○駕

若上大夫則

饌

稻簋

豕臠

牛臠

醢醢

豕臠

則十六

○鶉

加此四豆以

漿飲

羊臠

牛臠

羊臠

芥醬

豆

○雉

上陳法同

加饌

式牖

浙

圖

書

館

公立於序內西鄉賓立於階西疑立○依注示親饌之  
義爲長公旣立於此後卽因其故位而立至賓之位  
則本在西階西不因公立序內之故此則敖義爲長  
士設俎於豆南西上半羊豕魚在牛南腊腸胃亞之膚  
以爲特○經不云牛其東羊豕膚以爲特魚在牛南腊  
腸胃亞之而立文如此則膚在腸胃東而不在豕東  
可知腸胃出於上牲膚出於下牲未有反特於上列  
者

宰夫設黍稷六簋於俎西二以並東北上黍當牛俎其  
西稷錯以終南陳○經云二以並又云南陳然則每二

簋自北而南屈曲作三列矣張氏爾岐以東西三簋  
爲一列南北作二列非

宰右執鐙左執蓋○上言宰夫設黍稷下言宰夫設鉶  
執觶啟會俱不云反位此在中間獨云宰獨云反位  
非宰夫之屬可知故注指爲太宰所以別於上下也  
宰夫設鉶四於豆西東上○鉶羹羹也不可謂之陪鼎  
亦不可謂之羞鼎疏混

飲酒實於觶加於豐宰夫右執觶左執豐進設於豆東  
○設於豆東遙對漿飲賓惟飲漿而不飲酒亦涵不  
舉者於左之義故注云然

坐取韭菹以辯擣於醢○敖氏曰此所擣者醢醢以下  
五豆少牢四豆尸取韭菹擣於三豆是其徵也

贊者東面坐取黍實於左手辯又取稷辯反於右手興  
以授賓賓祭之○東面簋西也卽下經間容人之處先  
黍後稷六簋辨取兼授而兼祭

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賓興受坐祭○  
本宜用離肺因便賓祭故不用離肺用剝肺然不可  
竟稱爲剝肺故變其文曰不離見宜離而不離以優  
賓也於辨取下而復加壹字異於授黍稷者見逐一  
授之也賓亦三次祭故不云兼一祭之

挽手扱上鉶以枳辯擣之上鉶之間祭○器無虛設若  
 每鉶有枳而賓惟用上鉶之枳餘枳不為虛設耶依  
 疏優賓惟有一枳之說為長

宰夫授公飯梁公設之於涪西賓北面辭坐遷之○設  
 於涪西蓋亦於中席遷而西之則在加饌之部分其  
 直南介於膳與牛炙之間而牛炙遙對東稷簋其間  
 可容人往來也

皆有大句蓋句執豆如宰句張氏爾岐以蓋執豆為句  
 不成句法

先者反之由門入升自西階先者一人升設於稻南簋

西間容人○饌所必留一人以受羞所留者卽設腳之  
第一人然則先者反之自第二人以下無疑矣疏是  
也經文兩言先者所指各別敖氏謂俱指執腳者未  
然云由門入見反者俱從門外取羞也

旁四列西北上○腳臚直稻南而腳稍偏西臚稍偏東  
曉牛炙直梁南而曉稍偏西牛炙稍偏東每兩豆當  
一簋若在旁然故云旁四列且見牛炙雖稍偏梁簋  
東而不可太東乃得簋炙間容人也張氏爾岐圖以  
牛炙直稻南而梁南無修則餘地甚寬不必言間容  
人矣敖氏謂正饌中席加饌在旁亦誤解旁字

腳以東臠腩牛炙炙南醢以西牛臠醢醢牛鮓鮓南羊炙  
以東羊臠醢豕炙炙南醢以西豕臠芥醬魚膾○除腳  
臠腩炙外十二豆以牛羊豕爲次而魚在末但牲魚  
七而醢醬五位難錯今以羊炙代醢之位則大段猶  
存錯之意矣疏謂直是縉之次固然亦未始不隱兼  
別尊卑義鮓卽膾也羊豕無膾魚無炙臠牛是大牲  
故三者兼有

取梁卽稻祭於醬涪間○右手先取稻左手取梁并於  
右手祭於醬涪間不特祭加宜於加亦見重公所親  
設故祭於公所設醬涪之間降時取梁涪徹時取梁



醬皆此意也

贊者北面坐辯取庶羞之大興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贊者所授賓祭者三正饌則黍稷也三牲之肺也加饌則庶羞之大也經於黍稷則曰辯以授賓賓祭之是黍稷總授賓賓總受而總祭也故曰辯以授也於肺則云辯取之一以授賓賓受坐祭是三次授賓三次祭也故不云辯以授也於庶羞之大則云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是大亦逐一授賓賓則逐一受之而總祭之也故云兼也立文不同注據經爲解不可破正饌豆實祭於上豆之間大是加饌豆實宜祭

於加饌上豆之間注云祭於腳臙間亦是也祭漿飲亦於是處可知

賓三飯以涪醬○諸禮凡食飯無不食舉者故注云然食舉本有次第故疏言任賓取以優賓按周官司儀食禮有舉數以次差之大夫當三舉則食舉明矣

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賓既飲則公出自箱立於序端矣於是宰夫以束帛授公而公受之非受於東箱也賓入門左沒霤北面再拜稽首○聘禮禮賓於授幣後亦曰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賓執左馬以出下遂行覲並未更入門而行再拜稽首禮也然則此禮之拜

不蒙上事可知故注云若欲從此退集說以爲謝侑幣非凡飲食無論酒與幣皆賓先拜受而後主人拜送無送後復拜謝之禮下經公辭及賓再拜稽首因之亦誤

三飲○下大夫禮不得飲酒注謂漱漿是也敖說誤

北面坐取梁與醬以降西面坐奠於階西○執飯與醬親徹之常禮正饌取醬加饌取梁示兼徹之

東面再拜稽首○旣奠於西階西乃進至階東東面拜凡西階下之拜無有在階西者敖氏臆說不可從注云不北面異於辭者專對沒霤北面之拜而言

有司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歸饗餼用鼎不用俎俎乃行禮時設之不以遺人注用筐之說爲長

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魚腊皆二俎○若純用朝事豆實與人君禮無別矣故注叅取饋食二豆也九俎饌法亦當依注三三爲列不當如敖氏四四爲列而特鮮獸之說蓋三俎五俎七俎不得要方故須特三三爲列則正方矣何反用特乎其饌法則北二列仍如七俎而鮮魚則加在魚南鮮腊則加在腊南移膚於腸胃南也八豆之次則韭菹以東醢醢昌本麋鸕鸕南菁菹以西鹿鸕葵菹蝸醢八簋之次則六簋

仍舊加黍於稷南稷於黍南六鉶之次則牛以西羊豕豕南牛牛東羊豕

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按昏禮疏推魚之數云或諸侯十三天子十五此疏則云孤與子男同十三侯伯十五上公十七差次可知兩疏不同據此經卿大夫魚數以命數爲差則五等諸侯亦必以命數爲差矣昏禮疏言或疑詞耳陳氏祥道反據彼舍此舛矣若以此推天子魚數其十九與

簋實實於篚陳於楹內兩楹間二以並南陳○賓所食

者梁則四筐宜黍稷稻粱各一不言簠實者省文也  
若簠實陳於碑內經必明著其文而列其位次

庶羞陳於碑內○庶羞中有腳臠臠炙載鱗俱在牲體  
不得陳所陳者四醢也芥醬魚膾也上大夫則加鴛  
鶉雉兔也皆當於此其俎實之魚腊與所加之鮮魚  
鮮腊或亦從焉

皆自阼階降堂受○禮器明言諸侯堂七尺大夫五尺  
士三尺敖氏乃以七尺五尺分五等諸侯爲二而以  
大夫與士同三尺不可從

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注云同爵

專據主國大夫言主人卿也則使卿致主人大夫也  
則使大夫致

記

不宿戒戒不速○鄉飲射雖不宿戒而戒後有速此惟  
戒并不速賓卽從之

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元帛純皆卷自  
末○注於燕禮則云天子曰小宰聽酒人之成要者蓋  
以其設尊也於此記則云太宰之屬掌宮廟者兩處  
互異疏言注雖不同其義則一天子具官宮人卽司  
宮別有司几筵又有小宰諸侯兼官故司宮兼司几

筵及小宰竊疑小宰佐家宰其職尊未必使兼煩辱之事而司几筵則爲宗伯之屬又未必使小宰越職以相兼也說終可疑豈鄭未自定故兩存其說與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記明無論公親食與否而兩者之拜上大夫不得與下大夫異其儀也

儀禮管見卷中之三

浙

江

圖



儀禮管見卷中之四

長洲後學褚寅亮撰

男

鳴噓 鳴嚙 同校字

出嗣 鳴啣

覲禮第十○此篇分三節自至於郊至乃歸言在廟

受覲正禮諸侯覲於天子以下言時會殷同之禮

祭天以下言巡狩而盟之禮

覲禮○康成言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謂除王畿外

每一州內各分四時再以六服遠近定疏數之節此

期一定子孫率以為典其有事而朝者又不在此數

故東方亦可以秋覲北方亦可以夏宗也豈謂春則東方皆來夏則南方畢至乎王氏與之以是而譏康成固矣巢固在南韓固在北安知其定制之初巢不在春韓不在秋耶又安知曰朝曰覲非朝王之通稱耶且韓侯初立來朝不在常朝之限又安知朝期本不在秋而免喪來朝適屆秋時遂行覲禮耶泥一字而輕議先儒愚不敢從讀曲禮疏斯了然矣門屏之間謂之宁曲禮云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舉朝以該宗春夏受摯於朝明矣戶牖之間謂之依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

曰覲舉覲以該遇秋冬受贄於廟明矣諸侯西面兼伯子男諸侯北面兼五等此篇云負依秋覲禮也

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於帷門之外再拜  
○此亦無藉者而授受俱不言襲則諸儒專以有束帛無束帛分裼襲者非通論也帷宮而旌門天子之制也帷宮而帷門諸侯之制也旣在門則未有不圍其四旁以象宮者集說謂於壇之南橫設兩帷於兩旁而空其中以當門是何規模

使者左還而立○致命時東面受璧時以左手向外還而南面當從注

侯氏送於門外再拜侯氏遂從之○據此則聘賓於勞者亦送可知特不拜耳未有任其去而不送者

賓之束帛乘馬○注言受於外者受而後卽館異於聘賓禮也受舍後豈有賓於門外之理敖氏此條之誤更甚於卿致館不入門之說

諸侯前朝皆受舍於朝○春夏朝宗受贄於朝受享於廟則設次於大門外而廟門外無次故享時得行車逆之禮秋冬覲遇一受之於廟故大門外不須次而廟門外有次疏解注意極明此覲也在廟門外可知經云受舍於朝者言上介造朝而受命耳旣受命則

往廟門外識其處李氏心傳言受次在外朝是混觀  
禮於朝宗矣張氏爾岐以廟爲路門外之朝謬更不  
待言又廟門外豈能容許多廬舍故注以爲帷次尊  
之而曰舍敖氏謂朝王授舍惟自相朝則授帷次直  
以舍爲廬舍亦未是

侯氏裨冕釋幣於禩○玉藻云諸侯元冕以祭裨冕以  
朝鄭注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與大行人職所云  
上公冕服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同也是天子則  
以次於大裘之五冕總名裨五等諸侯則各以其最  
上一服名裨也故此注云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

爲禕而諸侯亦服焉然則諸侯固以禕爲上矣侯伯之驚子男之毳雖降於袞而在彼亦爲最上服也又曾子問太祝禕冕注云絺冕元冕亦指孤與卿之上服也敖氏謂此經禕冕公驚侯伯毳子男絺反以其次等者爲禕不顯與大行人相戾哉至禕字之義亦當從注訓爲埤不當如楊倞訓爲卑也諸侯自祭元冕而朝王何以服上服尊天子也然不各指其冕名而均曰禕者言其最上服猶是天子之禕云爾尊君抑臣之義也○注以遷主爲禩固未安但既有遷主曾不是告而反告於禩則載遷主何爲闕以俟考

嗇夫承命告於天子○承命者承請覲之命也敖氏乃鑿空爲不敢當廟受而辭之說夫此時王已在廟矣已已至廟門外矣而僞爲此虛詞豈欲王復出廟至朝而行禮乎不情之甚冬官旣缺安知嗇夫非司空之屬敖氏云嗇當爲大亦強改經文以破注也

匹馬卓上九馬隨之○卓鄭讀卓王孫之卓卽易說卦所云的頽也後侯氏先執之以出

侯氏升致命○先奠幣侯擯者傳將受之辭乃升致命與受贄儀同

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下拜者臣

之正禮辭之而升成拜者非待外臣卽於己臣之爲賓時也順君之命不得不成拜乎上然已略兼賓主之儀不全乎爲臣矣今侯氏降拜而復升成拜非辭則不升矣故注云太史辭之也敖謂不辭之而升成拜尊者之禮夫旣不辭之則下拜而臣子之分盡矣乃復升拜儼若天子以賓禮待己者不已亢乎

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  
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  
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  
方璜東方圭○方明固爲上下四方之神盟時卽爲司



盟之神二而一也諸儒多以王不巡狩之歲爲壇以合諸侯未免漏却時會一禮時會之時而逢觀遇其當朝諸侯旣循常制見於廟復偕羣后見於壇其不當朝者則惟見於壇若殷同之歲並無當朝諸侯祇見於壇而已其來亦分四時其爲壇自必各以其方而不專在南方矣注言之未詳故後人往往致疑經言設六玉與六色之木相配並不言禮神也又蒼璧不可以爲圭黃琮不可以爲璧夫人而知之也敖氏乃欲以大宗伯職所謂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者當之未免附會牽合

四傳擯○集說謂五等諸侯觀時俱北面此亦俱北面說可從至謂一朝三享凡四次傳擯則非夫傳擯惟春夏受享爲然餘則否況壇內臺后咸在日力難給而乃如此煩黷乎依注四位之說爲是五等而分四次何也蓋殷爵有公侯伯無子男惟畿內采邑之君則稱子子男者周所增建也以增建者而合爲一次也亦宜孟子曰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亦分四位夫有所受之也與

天子乘龍載大旗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

山川邱陵於西門外○行禮次第當在公侯伯子男各就其旗而立之前東門王城東門也先拜日於東門乃至壇祀方明然後徹方明朝諸侯或有盟誓之事則朝畢復加方明節次宜如是若先受朝而始拜日祀方明恐非敬神之道夏秋冬以此推之會同諸侯其來也既分四時故爲壇亦分四門或拜或禮或盟或不盟各舉其一以見義經文所以簡而明也若如敖氏不分四時不分國之四門專就壇宮三百步之地一日而徧輯五瑞姑無論日力不給也卽如此日受朝之後乃始出壇東門而拜日復反而祀方明又

至南門重禮已拜之日乃越西門至北門而禮月與  
四瀆終乃旋至西門以祀山川邱陵其紛雜無緒甚  
矣周公制禮夫豈其然

祭天燔柴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注以爲祭盟  
神而天子諸侯及王官之伯各有所主未知何據陳  
氏祥道曾論之矣

記

几俟於東箱○云俟則俟天子升席乃左右設几可知  
敖氏謂升席在設几後則兩端俱礙矣何由升天子  
升席亦由下

儀禮管見卷中之五

長洲後學褚寅亮撰

鳴噓

同校字

男  
出鳴噓

喪服第十一 ○篇內五服所未著者甚多讀者引伸

觸類以意求之斯可得矣不復補焉

絞帶 ○按士喪禮云婦人之帶牡麻結本指齊衰婦人

也注云婦人亦有苴經但言帶者明其異既婦人異

男子而用臬則男子兩帶俱苴可知若絞帶用牡麻

必明著之以別於苴矣敖氏謂一帶用牡麻非也又

此章明婦人之服異者但云布總箭筈髻衰而不言經可見斬衰婦人要經與男子同敖氏謂用牡麻亦非也婦人喪服要重於首豈反用牡麻耶  
斬者何不緝也○帶緣各視其冠斷自齊衰杖期始敖氏以斬衰領袖亦有純繆也

去五分一以爲帶○經但言要經視首經五分減一耳其絞帶與要經同雷氏絞帶小於要經之說疏已駁正不知朱子何以仍取之

苴杖竹也○小記云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經兩經字俱指要經敖氏謂杖如首經之度未然

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疏引喪大記子夫人杖  
大夫世婦杖文故言成人婦人正杖童子婦人不杖  
汪氏琬謂傳言婦人不是童子婦人非也

絞帶者繩帶也○敖氏謂絞帶博當二寸夫楠方之物  
有面可指方可言博絞帶形圓可以徑圍言不可以  
博言斬衰絞帶之圍當如大功之經之圍

冠繩纓條屬右縫○細思其制終以注通屈一條繩爲  
武垂下爲纓著之冠之說爲優右縫敖氏謂以纓之  
上端縫綴於武之右邊以辟經之纓亦屬臆說

外畢○疏謂兩頭在武下鄉外出反屈之縫於武縫畢

向外是也敖謂於武上之外縫合之亦非

居倚廬寢苦枕塊哭晝夜無時○未虞以前戶北向而

無柱楣然亦必有通出入之處其制或略如圭竇焉

朱子謂檐著於地如著地則難出入矣疏謂倚廬偏

加東壁非兩下屋練後乃於廬處兩下爲屋義較長

自始死至旣練哭有三無時一有時疏已詳晰敖氏

更添殯後卒哭前朝夕爲位之哭爲二有時尤賅

鬻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注云二十兩曰溢爲米一

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王肅劉逵陸德明皆云滿手曰

溢說似不同按古量一升當今一合五勺有奇亦與



滿手之盛略等也六斗四升爲鬴當今九升六合有奇以中人計之如月得三鬴則每人日食九合六勺有奇矣故曰上月一鬴則日止三合二勺有奇故曰下計其數亦僅堪歎粥也

君○傳文明以有地者爲君故注本以釋經蓋有地則當世守義與有國者等與暫時蒞官而爲其臣屬者不同服斬宜矣士旣無地雖爲其臣安得服斬如皂臣輿輿臣隸名亦臣也而豈遞爲之服斬乎傳意言公士大夫之無地者雖有臣亦不爲服斬也公士大夫且然况於士乎或疑弔服加麻爲太輕卽不服斬

亦當齊衰三月夫齊衰三月則疑於有地者之民矣  
故不制此服

父爲長子○但己身是適長卽得爲長子三年不論繼  
祖繼禰惟庶子不得敖氏併駁傳文庶子不得爲三  
年之語甚昧傳重之義

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  
○疏謂舉疏以見親言外以包內敖氏謂言妻之昆  
弟以見從母言妻之昆弟之子以見從母昆弟合是  
兩說無遺義矣顧氏炎武乃以昆弟昆弟之子俱屬  
所後者言則所後者之本宗掛漏反多說易惑人斷

不可從又言庶子爲後者不服妻之父母夫爲後而  
不服其母黨者以服君母之黨外姓之服亦無二統  
也若妻之父母則何嫌乎適子亦祭祖考豈不服乎  
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注所言蓋本喪服小記  
疏云父未死被出自然是在室與上文同何須設此  
經明白遭喪後被出者解注意極明敖氏猶謂見出  
於父存之時嫌與未嫁者異何歟嫁與適人固可通  
稱但此篇之例專以嫁屬大夫適人指士

近臣君服斯服矣○經言衆臣之服降於貴臣而布帶  
繩屨傳則於衆臣中抽出言之近臣雖賤然得與嗣

君同服非若貴臣者以近君故耳

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按朱子曰右本在上以麻根著頭右邊從額前向左圍項後却就右邊元麻根處相接以麻尾藏在麻根之下麻根搭在麻尾之上云云準此即可推左本在下矣帶布升數固視其冠然此服衰裳尚無緣也又此二帶無別知斬衰二帶亦無別矣

父卒則爲母○父卒卽得爲母三年疏謂必待除父服卒而始三年非也經文則字是急辭

慈母如母○慈母有二其一庶子爲慈已者此經所云

是也蓋父命之爲母也其一適子爲慈已者小功章  
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是也適妻之子父不得命妾  
爲之母故不云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也然天子諸  
侯之適子則不服矣梁武帝旣使皇子爲慈母服小  
功又不論適庶皆同一例失禮已甚反譏康成不亦  
舛乎內則所云師慈保本指庶母若缺人則兼取傅  
姆等其曰諸母卽庶母也此則君子子爲服小功曰  
可者指傅姆之屬此則不爲之服武帝專以慈母爲  
傅姆等而遺却諸母不知大夫子之三母與國君子  
傅慈有別不可據曾子問以駁鄭也

帶緣各視其冠○此衰之緣疏謂中衣之緣非也至此章傳始言緣則斬與齊衰三年者無緣明矣

父在爲母○若庶子爲母與父異宮者得伸禫與杖同宮者不禫雖杖而不以卽位見小記

妻○此專指士爲妻若公子爲妻則見於記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妻則見於大功章俱不服期雜記云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小記云宗子母在爲妻禫則庶子母在不爲妻禫

傳日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無論有無繼母及父存與沒俱爲服期然此謂未再嫁者耳

大嫁則已絕於子不爲之服故呂氏坤有出母而嫁兩相絕之論舉外祖父母則餘不服可知傳曰絕族無施服非特出母之黨無服卽子之妻及子亦不爲被出者服

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經所言皆指有服者傳則有明其無服者此二句傳也先儒並無異詞顧氏炎武以下有傳曰二字遂指爲經文謬甚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注訓從爲虛字言從而爲之服所以答其爲父三年斬衰之恩王肅則訓爲隨從之義言隨之而嫁則服否則不服義似勝鄭

祖父母○適子則父在期庶子不論父存沒俱期

大夫之適子爲妻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注謂降有四品以尊以厭以旁尊以出敖氏

併旁尊於尊降中言降有三品細思旁尊終當自爲一品如公爲始封之君其昆弟旣非公子又身不爲大夫則其降也以旁尊而不以己身之尊也敖又言凡父在爲妻而非有所降者其服皆然不別適庶不識所指何屬尤未解○大夫爲庶婦當服總絕總則無服矣疏謂小功誤也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注疏極明敖以弟字爲衍是



限以庶長必不爲兄也。否則雖爲兄而不服適長弟期也。義俱未協。

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庾氏蔚之曰舅沒則姑老是授祭事於子婦。至於祖服自以姑爲適。虞氏喜曰元孫爲後其母尚存元孫之婦猶爲庶不得傳重。傳重之服理當在姑。據此則賀氏循所云其夫爲祖曾祖高祖後者妻從服如舅姑不可通之於曾祖姑以下存者矣。

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當遵注祭感生帝之解。勿用王肅說。

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  
適子不得後大宗○戴氏聖曰大宗不可絕又言適子  
不爲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已有一適當絕父  
以後大宗田氏瓊曰後大宗者以所生支子還承本  
宗據此則敖氏謂大宗有時而絕者非矣○同居繼  
父猶謂之父寧以身爲人後而竟改稱其父母爲世  
叔父母乎假使爲族父母之後則遂稱其父母爲族  
父母乎夫族父母無服者也旣加以無服之稱而仍  
爲服期乎如曰以族父母之稱正其名以生我之服  
致其情是名與服兩不相應也夫君子名之必可言

言之必可行既沒其父母之名矣則直爲族父母服  
期矣聖人制禮寧若是乎故歐陽子之說終未可厚  
非也然則仍直稱父母乎曰不可於爲所後者正其  
爲父母之名於生我者加之以本生父母之名斯兩  
得之矣經言爲其父母卽本生之義也卽歐陽子所  
云不沒其父母之名之義也

繼父同居者○撫我育我恩止於一己耳至以其財爲  
築宮廟歲時使祀則德及先人矣祖父血食賴以不  
絕此莫大之恩也安得不服以齊期之服周公於行  
路之中而制此重服正所以激發仁人孝子之心耳

非傳不能得聖人之精意顧氏炎武乃謂後儒不得其說而爲之辭亦昧於公私輕重之義矣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有宗子安得有族人無主之婦其有之必大宗滅絕而小宗又不立後者也  
妾爲女君○妾稱適爲女君儼有君臣之分矣若仍以本族娣姪出降一等之服服之是等夷也當以康成無服之論爲正或謂士妾有子則稱貴妾妻當從服不知從服降一等仍無服也推之買妾更可知  
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集說云妻與夫爲一體故不問己子與妾子其爲服若不服與夫同此明女

君尊得同夫而降其子之義也又云妾於君之子亦從乎君而爲之其爲服若不服皆與女君同此明妾不尊於君之子則無尊降之嫌故與女君同也又云惟爲其子得遂獨與女君異者則以不得體君故也此明妾實尊於己子若不爲服則同乎女君矣同乎女君卽體君矣故爲服期此正解注不得從女君尊降其子之義也極明晰

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士服姑姊妹女子子出嫁大功無主者期大夫之子

應降小功因其無主仍服大功又因其身為命婦故  
為服期期亦不過服其本服耳非有加也子服三年  
其為不報不待言矣故傳不言女子子期有似於報  
實其出嫁本服非報也故傳明之其餘皆報大夫在  
則服其子以期沒則服其子以大功

大夫為祖父母適孫為士者○此祖父母指父在者亦  
兼父非適長在內適孫則適子已沒者當以尊降而  
不降者以不敢故也與女子子出適為祖父母大夫  
庶子為適昆弟之義同

疏衰裳齊牡麻經無受者○亦冠布纓布帶

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婦人當依注指本宗  
宗子言敖謂兼宗婦在內而經無夫之宗子文非也  
此服專爲宗子而制不問親疏尊卑及無服者皆服  
嫂叔無服爲宗子及母妻則當服矣敖謂無服亦非  
尊祖故敬宗○以曾高之服服宗子是敬宗也所以然  
者以宗子傳先祖之重祖宜尊故宗宜敬也

言與民同也○可見民爲君服本齊衰三月  
庶人爲國君○注云庶人或有在官者言或解經不言  
民而言庶人之義言民之中卽有在官庶人亦止同  
民三月不服斬也故言或以包之敖氏誤會註意乃

云非在官者不服謬也夫服疇食德繫誰之賜乃竟若是愬乎又謂非當家者不服尤謬寧有父兄君其君而子弟不君其君者乎而父兄亦竟晏然聽之已乎是教之爲亂民也此等關係名教匪細不可不亟爲辨正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傳於爲舊君旣云言與民同矣今於妻復發此傳且於長子言未去則妻隨夫出可知鄭氏所謂妻尚未去同民服三月非據雜記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



反服則是臣適他國若所仕者尊卑不敵有不服之  
理經所以不著去國大夫服之文者以服不服未定  
也若其妻雖去則無不服也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  
注闡發制服意最精長子在國奉宗廟則服戴氏聖  
所云者是也去國則不服當如注說也教氏謂已服  
之外妻子雖隨去亦服明背傳子未去之文不可從  
劉氏敞言大夫去國而未仕者則反服若已仕者雖  
去諸侯仕諸侯去大夫仕大夫亦不反服與雜記異  
義亦非土在外其妻子不言有服恩淺也

曾祖父母○祭祀之辭元孫以下皆得稱曾孫固然然

稱名則可若制服之義則五世親盡服至高祖止矣  
顧氏炎武謂自高祖而上苟逮事者皆為制服蓋沿  
沈存中由祖而上皆曾祖由孫而下皆曾孫雖百世  
可也之說却未然

舊君○注云待放解傳猶未絕之意已出在竟猶為掃  
除其宗廟是未絕也此章言舊君前後凡三條首條  
仕焉而已者雖不在位仍得棲遲井里君臣無隙恩  
禮最深故不惟服君并服其母妻次條去國而更事  
新君義屬於新君矣然所事之君尊卑與舊君敵者  
猶為制服忠厚之至也惟尊卑不敵乃不為服分限

之也此條待放未去既在竟上何得不服然而負罪引疾視仕焉而已者有間矣故不敢爲君之母妻服此三者之分也若卽以此爲已去國者則經何以先著其妻子之服乃隔繼父曾祖宗子三條始列大夫爲舊君之服又反置在後前後斷續首尾衡決若是乎詳繹經文實與上條大有區別非強附會注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 傳曰嫁者其嫁於

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傳必言嫁於大夫者見不敢以出而降不特適士者爲然也言成人而未嫁者所以發

在室有逆降之例然而降旁親不敢降其曾祖意尤  
重在已嫁者惟其然則等而上之雖諸侯之夫人天  
子之后無不皆然矣傳深得經之微意敖氏乃譏其  
失旨乎

殤未成人者其文不緝故殤之經不樛垂○文承不緝  
言指要經明矣蓋要經有樛散之變始散繼樛者爲  
變其文緝也始終不樛者爲不變其文不緝也若首  
經則九月以上始終有纓七月以下始終無纓無變  
不變之異也檀弓之樛經環經則指首經而言一股  
而不纏者曰環經此弔服也兩股而絞者曰樛經此

五服之經也。繆經但有有纓無纓之別，無繆垂不繆垂之異。敖氏卽指要經爲首經，又謂異於成人者散而不絞，俱誤。

無服之殤，以日易月。○敖氏曰：齊衰下殤，小功七歲以下，猶宜有服，哭之八十四日，亦近於總之日月矣。

不降其適也。○傳明言不降，敖氏故與傳違，乃曰加隆。黃氏榦曰：適婦無所指，斥明關之天子諸侯。

姪丈夫婦人報。○姑與姪不以兩出而再降，姊妹同。

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

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傳欲  
大明不爲夫昆弟制服之意置而不言反言夫不爲昆  
弟之妻服者蓋爲昆弟之妻服則昆弟之妻宜報矣  
妻之服從夫生也故先明其本敖氏未喻傳立言之  
旨而輕爲訾議朱子曰而可乎言其不可耳非謂卑  
遠弟妻而正謂之婦也註疏皆誤

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此  
等有父爲大夫而存者卽是尊同不降

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顧氏炎武曰尊尊  
親親周道也諸侯有一國之尊爲宗廟社稷主旣沒

而餘尊猶在故公之公子於所生母不得伸其私恩  
爲之大功大夫之尊不及諸侯既沒則無餘尊故其  
庶子於父卒爲其私親並依本服如邦人親不敵尊  
故厭尊不敵親故不厭此諸侯大夫之辨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此條  
意重在許字者之在室逆降其已嫁者之降連言之  
耳逆降之說諸儒謂未然夫婦道外成既有係屬卽  
降其本族旁親亦不嫌於薄然竊意逆降之節未必  
一許嫁卽然或在請期之後將嫁而未及嫁亦遂同  
已嫁者之例耳○此條或議傳文或駁鄭注朱子亦

疑而未定細玩賈疏則注混於傳真屬顯然疏云下  
言二字及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十一字既非子夏  
自著又非舊讀者自安是誰置之也今以義必是鄭  
君置之欲分別舊讀者如此意趣然後以注破之其  
論最確蓋鄭揣誤讀之意既將此經女子子嫁者未  
嫁者兩人合上經君之庶子總爲三人而指爲君之  
黨是一誤又將經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指爲妾之  
私親是二誤故注曰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  
是言其第一誤也又云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



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是言其第二誤也然後以此不辭云云辨其非然則傳中下言至私親也二十一字是注而非傳矣不知何時將舊讀以下三十二大字屬經文姑姊妹下以下言至私親也二十一字廁入傳中而以此不辭以下為駁傳語雜亂無次讀者滋眩今依疏釐訂如左

〔經〕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遵注文爛在下之語移傳十六字於此經之下

〔經〕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注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此不辭卽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云云○依疏將下言二十一字移置在注私親也之下此不辭之上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馬氏融曰在室大功已在大夫尊降之限嫁於大夫尊同故不復重降嫁士則小功大夫之妻服其本族與男子同故不復釋因嫁而降雖彼此

俱嫁亦止一降無再降也故大夫之妻服其姑姊妹  
之嫁於大夫者與大夫同○上經許字大夫者得逆  
降其本族此經惟姑姊妹之爲大夫妻乃不遞降然  
則大夫之妻得以尊降本族明矣

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自從也非自己之自下自尊別  
於卑義同敖謂立一虛廟於公宮左之最東以爲行  
禮之所及封君沒於焉祀之謂之太廟真屬臆撰  
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荀覲謂大夫猶降其親則  
諸侯雖所不臣亦絕不服是也與諸侯爲兄弟服斬  
者指爲臣者言若所不臣仍服期疏謂服斬未是

總衰裳牡麻經。○用牡麻而亦澡之斷其本射氏慈戴氏聖皆云吉屨無絢疏云帶屨同小功小功章雖不見屨而於總麻章言之則自總衰以下皆同也

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有此接見之禮卽制此服不論已未接見疏謂不聘天子卽無服非

澡麻帶經小功五月者。○注引小記不絕其本屈而反以報之按孔疏云首經無根要帶猶有根示其重也屈所垂散麻上至於要然後分爲兩股合而糾之以垂下較此賈疏更明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

子之長殤○疏言五十命爲大夫禮之常法或大夫之  
子有盛德未必要至五十是以有幼爲大夫者則容  
有昆姊之殤服是也敖氏乃以昆姊二字爲連文謬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注云不言姑者舉其親  
者而恩輕者降可知馬融云不言姑者不降姑也二  
說不同降姑之義爲長本生父母昆弟姊妹之服經  
俱備見不言祖者容仍是其孫此則姑亦不降矣敖  
氏謂本生之正親旁親皆以所後者之親疏爲服假  
使爲疏屬之後則祖父母以上俱無服矣安乎否乎  
爲外祖父母 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馬鄭皆

云以母之至尊故本服總而加服小功最得聖人重  
本宗輕外族之意集說云子從母而服母黨者皆降  
於其母二等母爲其父母期宜小功非以尊加故與  
傳違大謬如其說則母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  
不亦降二等而小功乎此服有六因母之父母母出  
爲繼母之父母庶子爲君母之父母繼母之父母庶  
子不爲後者爲己母之父母爲人後者爲所生母之  
父母爲繼母黨服如繼母多則虞喜謂縱有十繼母  
惟服次其母者之黨也使其亦出則以次服再繼母  
之黨矣若沒而非出當如虞說仍服

從母丈夫婦人報 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  
之服皆總也○集說於此亦不得不遵傳言加矣  
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按左氏傳穆姜曰吾不以妾  
爲姒孔疏引此傳文而釋之曰以弟長解娣姒言娣  
是弟姒是長也此與爾雅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  
謂長婦爲姒婦之文正合蓋長稚也弟長也娣姒也  
俱隨婦人之齒而相稱也故疏云假令弟妻年大稱  
之曰姒兄妻年小稱之曰娣也雖曰婦人無爵從夫  
之爵坐以夫之齒然爵與坐次則爾至於相稱斷無  
年少者而反呼年大者爲娣之理馬融王肅說恐未

然又案爾雅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妯後生爲娣此言  
兩妾異姓而同事一夫者也可見娣妯長幼之義從  
婦不從夫并不以事夫之先後論矣

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注意以此服雖因慈已而加  
而三母實是大夫之禮父沒則三母之禮亦無故仍  
服爲庶母本服之總敖氏謂父沒仍小功存叅

總麻三月者○敖氏曰此布七升半乃在小功之下者  
以其縷細也凡五服之布以縷之粗細爲序粗者重  
細者輕故升數雖多而縷粗猶居於前如大功在總  
衰之上也升數雖少而縷細猶居於後如總麻在小



功之下也

士爲庶母○喪服一篇指士爲多獨於此言士者一以見大夫之不服庶母一以見下貴臣貴妾之服爲大夫制不爲士制故於此特別言士也

貴臣貴妾○周公制禮士皆無地無地則無臣前已言之矣小記云士妾有子則爲之總無子則已此云貴妾其非有子士妾可知夫大夫雖尊於士實卑於諸侯故於絕總之中特制此臣妾之服以遠別乎國君也此與庶子爲父後之大夫服母以總義各有取勿泥常例士妾子之有無未定故不著其服

乳母○士妻自養其子安有乳母據內則大夫之子有食母此指君子子無疑小功章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父在小功父沒總身爲大夫則不服此章父存沒俱總父在之總乳母之服也父沒之總庶母之本服也若身爲大夫亦不服昌黎東坡於乳母皆葬而爲之銘爲之服此乃雇他人婦以乳哺已者然與賤者代之慈已意同故爲制服

從祖昆弟之子○孔穎達謂同堂昆弟之孫理自總麻會祖爲會孫三月無等降之亦三月集說謂族會祖於昆弟之會孫族祖父於從父昆弟之孫以其爲旁

親卑者之輕服略之而不報二說以孔爲正蓋旁親之服未有不報者也

曾孫○此服不分適庶雖適子孫俱沒爲適曾孫亦止  
總疏謂爲適曾孫服期恐非

夫之諸祖父母○從祖祖父母及從祖父母自是兩輩  
安得以諸字賅之依注從祖祖父母及外祖父母之  
說爲是同是祖行可統言諸也夫之外祖母妻亦服  
乎據服閔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  
兄弟注云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總麻疏云此等  
皆小功之服凡小功者皆謂爲兄弟同宗直稱兄弟

外族稱外兄弟也則不特服夫之外祖父母并服從母矣

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此雖兼丈夫爲大功以上之殤婦人爲夫族齊衰之殤在內而意實起下齊衰之殤二句故疏言爲下婦人著殤服而發之也何敖氏言不宜在此乎婦人服殤發凡於末者以別於男子

記

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縗緣爲其妻縗冠葛經帶麻衣縗緣皆旣葬除之○大功正服衣九升練冠練衣以

九升之布練熟爲之故練衣亦名功衰練冠冠紕亦

九升之布練熟爲之故練衣亦名功衰練冠冠紕亦緣以縗間傳所云練冠縗緣是也就其質而言之直曰練冠就其紕而言之亦名縗冠母重故直言其質妻輕故可言其紕其實一也縗冠之縗不必改爲練但疏謂縗布爲冠恐無此服

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報指兄弟報爲人後者之服也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則指爲人後者服所後者之旁親也記本分明顧氏炎武乃汨而亂之以報字連下讀此因前昆弟之子旣指爲所爲後者昆弟之子嫌此複出故

儀禮卷之五  
三  
以爲本生兄弟之報服大謬有親兄弟之子乃取疏  
屬以爲後者或昆弟止一子或雖有可爲後者而廢  
疾不任事也本生外祖父母從母於兄弟該之

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  
○此乃爲加以加於本服之外也若應降不降不可  
名加

朋友皆在他邦袒免○小記云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  
布明言用布而程氏大昌猶謂無一語紀其如何爲  
免乎注言爲之喪主更補記未備

朋友麻○据注意則士之弔服當事弁經疑衰而素裳

集說謂服素冠則庶人用何服以弔乎恐未然弔服有三疑衰在錫衰總衰之下幾近吉服矣故鄭司農謂用十四升布而康成亦云疑之言擬以十四升布擬於十五升之吉布也集說云疑衰亦十五升而去其半蓋布縷皆有事者布縷皆有事則疑於吉升數與錫總同則疑於凶故因以名之非也蓋自三升以至十二升凶服也十五升吉服也若用十三升則嫌爲凶服十二升之等差故闕之不用而用十四升以取擬吉之義如云取疑似之義甚無謂也○易文言陰疑於陽必戰漢儒亦訓爲擬





侯爲異姓之士疑衰與此異豈同姓錫衰異姓疑衰  
與據服問大夫相爲錫衰與君同此記大夫命婦相  
爲俱錫衰而皆無士竊疑大夫弔士或祇得用疑衰  
敖氏所云亦有理也傳注所云哀在內哀在外指所  
哀之人言以內外臣分布縷之治否也當善會

何以言子折筭首而不言婦終之也○張氏爾岐曰傳  
言終之者因記本以女子子與婦並言惡筭有首以  
鬢下單言子折筭首布總而不言婦故解之曰終之  
也謂當以惡筭終期也注仍指女子子誤會傳意  
妾爲女君君之長子惡筭有首布總○記無不鬢明文

未可臆斷

適博四寸出於衰○適卽負領也兩相各濶四寸縫著  
濶中八寸共一尺六寸矣衰綴於其外濶中出於衰  
者兩相各二寸連負領四寸則兩相各出六寸也疏  
是也前襟後裾禮服也此既有濶中及辟領在喪服  
之外四寸之衰卽當心而綴於濶中之外矣寧藉衿  
乎邱氏濬欲作一外衿掩於內衿之上服之謂必如  
是衰乃當心殊可不必

衣二尺有二寸○疏釋注意極明蓋倍二尺二寸爲四  
尺四寸加濶中八寸則五尺二寸矣此指一邊言也

合前後兩邊計之則共用布一丈四寸故注曰而又倍之云云楊氏復以而又倍之句專指加於濶中者而言云用布廣尺六寸縱八寸中摺之各縱四寸以一頭四寸去兩邊四寸存中央八寸加於後之濶中以一頭四寸全用之加於前之濶中前之一尺六寸視後之八寸爲倍說太新奇而鑿

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爲母雖有期與三年之別而衰四升冠七升則同疏言父在爲母在正服齊衰非也應在降服內父卒爲母三年乃是正服耳此與篇首所陳自異宜黃氏榦譏其相

抵牾

儀禮管見卷中之五

浙江圖書館

儀禮管見卷下之一

長洲後學褚寅亮撰

命之士俱又不回

男

鳴噓 鳴噓 同校字

出 鳴噓

士喪禮第十二

曰臯某復三○孔氏穎達曰三者一號於上冀神自天

而下一號於下冀神自地而上一號於中冀神在天

地之中而來也

主人西階東南面命赴者拜送○未小歛前主人之位

暫在此既小歛乃即阼階下西面位不言再拜則一

拜也喪大記云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降自西階  
入坐於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親者  
在室衆婦人戶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下記云室  
中惟主人主婦坐兄弟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是主  
人主婦而外餘皆立也喪大記云士之喪父兄子姓  
皆坐於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於西方是無不  
坐者矣彼注以爲不命之士賤同宗尊卑皆坐然則  
此爲命士故惟命夫命婦坐也但喪大記一篇無不  
命之士則又不可解愚意喪大記與此經不合者有  
矣如小斂以前此經云惟君命出喪大記云於大夫

不當斂則出土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  
其異灼然讀者遵經而舍記可也或云士賤同宗皆  
坐者其常喪大記所云是也若兄弟有命夫命婦來  
入於室則坐命夫命婦坐則自主人主婦外餘皆立  
矣貴貴也此記所云是也自斬衰庶子以至大功皆  
衆主人也親疏之位以室與堂分男女之位在室者  
以牀東西分在堂者以上下分其秩然不紊如此  
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中庭  
東方之中庭也故弔者東面向之致命主人則北面  
受命敖氏謂西方之中庭非

退哭不踊○朋友親禭故注以反賓位釋退字敖氏兼  
庶兄弟使者退言似混

爲銘各以其物匹則以緇○無物注指不命之士極的  
敖氏謂未仕者則民而非士矣

陳襲事於房中西領南上不紜○經明言西領則惟指  
衣不兼在房他物矣故注云衣裳少單行可盡不須  
屈轉重列也敖氏則兼他物在內而特不紜故云次  
列更端別起與經文違不可從

掩練帛○惟有掩故不用冠家語云孔子之喪襲而冠  
此係王肅增改難據



續極二○生時用極皆三不以貴賤而差尸用二明不用也敖氏謂生時亦用二非

冒緇質長與手齊經殺掩足○殺長三尺耳質則自頭頂而下與手齊比殺長矣敖氏反謂殺長於質誤孔氏穎達曰兩囊皆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其不縫之邊上下安帶綴以結之而以多少爲尊卑之差蓋謂質與殺各留一不縫之邊而綴帶以各相結賈疏則謂旁綴質與殺相接之處使相連如是則質與殺兩邊俱縫而綴繫於質之下端殺之上端以相連結不合喪大記所言旁綴義孔是也

韎韐○敖氏曰用爵弁之韠皮弁之屨以二服尊也

士有冰用夷槃可也○据喪大記云造冰未聞以夷槃

而用之沐浴者敖說非經云可也言惟君賜許用耳

左袒○禮事無論吉凶皆左袒惟受刑則右袒集說言

當用左手故左袒然則用右手時多矣遂右袒耶

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於尸西○徹枕三事

須當尸首乃便當足則不能爲矣敖謂非有事於尸

則不敢當其首似是而非

主人左扱米○尸南首主人東面用左手由領下含則

順且不以手加諸面也

商祝掩瑱設幙目○掩以裹首幙目以覆面注云先結  
頤下乃結項則幙目上兩角在掩之內矣

乃襲三稱○衣裳具謂之稱爵弁服皮弁服是也單複  
具謂之稱祿衣袍繭是也然亦必有裳也注云不紐  
紐俗諺謂之活結不紐則絞絞俗諺謂之死結

設決麗於擊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擊○設決與握之法  
細玩注疏終未灑然容訂

幙用衾○襲訖當馮尸哭踊經文不具

冪用葦席北面左衽帶用鞞賀之結於後○疏說不誤  
重向南以席西端爲上而向東掩是象人之左衽矣

傳禮記 卷下之一 四  
經言結於後注言交於後實在重之前而謂之後者  
蓋重向南帶結亦在南自堂上望之不見衽與結因  
謂之後也敖氏既云象人而北面乃又云結在南豈  
有人帶結在後者耶

厥明○死日襲次日小斂第三日大斂此士三日殯連  
死日數之明徵也大夫三日殯不連死日數則第四  
日

祭服次散衣次凡十有九稱○小斂固有元端服但在  
散衣中經所言祭服仍指助祭之服與襲時爵弁皮  
弁同注未可駁大斂祭服亦然

饌於東堂下○東西堂之南廉較正堂南廉稍退在後  
兩廉之南謂之東堂下西堂下坵在正堂東南西南  
兩隅南於兩廉故陳饌於東堂下得南齊坵如鄭說  
也饌在此者示變於吉且以奠者升降爲踊節也

設盥盥於饌東○云於饌東近饌可知未必東當東榮  
大斂設盥門外以有斂席故此盥當設在大斂席處  
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婦人重要男子重首豈有  
婦人經帶反輕於首服而不用苴之理故注以爲此  
齊衰婦人之帶蓋舅姑之服本齊衰也敖氏謂斬衰  
婦人亦用牡麻非說見喪服斬衰章主人母若在妻

爲夫斬故注云斬衰婦人亦苴經經不言者存沒不定也

其實特豚四髣去蹄兩胎脊肺○博雅云胎脅也四髣謂兩肩兩髀合兩胎與脊爲七體此豚解之法

二人以並○每二人爲偶也實不止二人祭服不倒○高氏閔曰斂半在尸上半在尸下故散衣有倒者

士舉遷尸反位○席布於尸內之地絞紵衣服等布於席乃遷尸其上而斂之襲則衣之斂則包之

主人髻髮○按問喪云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注云

雞斯當爲碎麗夫碎麗則去冠矣又安直弓孔子曰

雞斯當爲笄纚夫笄纚則去冠矣又按檀弓孔子曰  
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敖氏謂易之以素冠深  
衣兩記似岐然可通也蓋問喪之所謂始死指初氣  
絕時言也主人則去冠而笄纚然至小斂有三日之  
久不可始終不冠故易以素冠檀弓之所謂始死統  
指小斂以前言也至斂畢而投素冠髻髮其節宜在  
尸未出戶之前故叔孫武叔投冠於尸出戶後君子  
譏之

婦人髻於室○曾子問言婦爲舅姑始死之服布深衣  
縞總此將齊衰者也若將斬衰者其服未知同否

侂階上西面錯○上陳鼎於寢門外西面此仍西面疏  
云對在門外時北面陳鼎鄉內爲宜與經相違似誤  
執醴酒北面西上○醴酒最後錯而反先升故注云先  
升尊也

乃代哭○代哭之人雖親疏不同要皆有服者也此乃  
更代之代非替代之代呂氏坤誤認爲替代故言雇  
倩下賤僞爲哭聲以應弔賓而欲廢此禮

掘肆見衽○衽制賈氏銀錠扣之說勝於孔穎達燕尾  
之說

蓋在下○棺升而蓋在堂下非置於西序端也



熬黍稷各二筐有魚腊○注謂惑蚍蜉令不至棺然恐  
非惑之適引之奈何敖謂置此於棺旁以致其愛敬  
然所用者穀而復熬之其義何也

視徹巾授執事者以待○視徹巾而不言降授執事者  
則在尸東可知矣執事受而立待則位宜如前阼階  
下也敖說俱誤

徹饌先取醴酒北面其餘取先設者出於足降自西階  
婦人踊設於序西南當西榮如設於堂○奠亦可云饌  
敖氏改饌爲奠不必其云取籩豆俎者先設者先徹  
後設者後徹此說是也一說甲設豆此時仍取豆乙

設籩此時仍取籩亦通序西南經文甚明不知敖氏何以有設於西堂之說又云降自側階堂西安得有側階耶尤謬

帷堂○始死設奠而帷堂小斂卒而徹帷乃奉尸俛於堂此將大斂故復帷堂

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於足西面祖○此時斂席尚未布主人位仍在尸東至將遷尸乃卽位於序端商祝布絞紿衾衣美者在外君襚不倒○在外先布於下也君襚不倒則祭服或可倒與 喪大記君無襚大夫士此熊氏之讀也此經賈疏駁之其實應讀君

無禭爲句言君之喪雖有禭而不以陳不以斂故曰  
無大夫士三字連下畢主人之祭服爲句言大夫士  
用畢自己祭服不足乃用庶禭

卒斂徹帷○孔氏穎達曰喪大記君將大斂子弁經卽  
位於序端小斂時子亦弁經大夫子亦然士則素冠  
主人奉尸斂於棺○殯倚西壁西旁難容人故惟主人  
奉

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上經云有大夫則告大夫  
雖後至或在布絞紼之後未遷尸之前雖當踊猶絕  
踊拜之雜記所云是也此後至者則更在後故蓋棺

後始降拜之若士後至必待既事而襲乃拜之也

設熬旁一筐○每旁黍稷各一筐

卒塗祝取銘置於碑○銘以表柩乃孝子之心欲識之也故曰愛之斯錄之矣敖氏乃云欲令神知其處夫身藏於棺棺藏於碑苟弗能知碑之處又惡能知銘之處乎

設豆右菹○設菹醢之法菹常在右醢常在左取右手擣菹於醢之便不分上下亦不係菹醢與席之上下有變不變之異敖氏說鑿

及兄弟北面哭殯○喪大記云大夫士哭殯則杖蓋指

成服後哭殯宮時言此時未成服未有杖疏謂經不言杖文略誤也

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成服後君弔之同姓總衰異姓疑衰其正也有恩而特加者則錫衰疏解注意已晰其冠則皮弁似宜弔外臣於已臣應服元冠

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君不視斂主人先祖而後布絞紵等今因君親來故先布衣以俟至出迎君後始入而袒也

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君出門而廟中哭則出廟門也主人辟而君式之則在廟門外升車也至貳車畢

乘則君車出大門矣主人乃哭拜送送在大門外明甚敖氏謂送於廟門外謬也豈有君使弔襚尚送於大門外今君親臨視斂乃止送於廟門外乎

襲入卽位衆主人襲拜大夫之後至者成踊○君不視斂則主人於大夫之最後至者蓋棺後卽袒而拜之不俟襲也君若親來主人迎君入門後卽袒至送君時猶袒不可以對君之袒者相因拜賓故襲於外入卽位乃始拜之

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東方之賓卿大夫也門東諸公也門西他國之

異爵者也西方者士也

旁三右還入門○注謂先西面拜乃南面拜東面拜集說謂先南面拜次東面拜西面拜以尊卑爲次理似較長拜畢乃右還非指拜時

敵則先拜他國之賓○惟爵同乃先拜他國之賓耳如本國有諸公而他國賓中止有卿則先拜本國之孤而後拜他國之賓意重在別尊卑也

豆西面錯○如在室向與設之儀也舉豆而餘可知豆錯俎錯腊特黍稷當邊位○旣以黍稷當邊位乃設於俎之後者以其爲食之主故後設

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亦筮人執非卦者執說見士冠禮

既井椁主人西面拜工左還椁哭反位○注云井構者以椁材兩縱兩橫間疊而層累之如井字然欲令木之乾也周官冢人言既有日請度甫窆遂爲之尸似卜日甫窆蓋天子葬期遠故也士葬期近則筮宅後卽可穿壙矣

卜人抱龜爇先奠龜西首爇在北○當依注抱龜爇爲句先奠龜爲句惟一人兼抱龜爇故必先奠龜次奠爇乃復執龜以授宗人若二人分抱則抱爇者奠爇



抱龜者徑示宗人可矣何必多此奠龜一節事敖氏以燋先爲句奠龜爲句者謬

不釋龜告於涖卜與主人○疏極明主人不在旅占中敖氏說非

授卜人龜告於主婦○卜人卽奠龜於西塾上

告於異爵者使人告於衆賓○旣告主人衆賓及異爵者皆聞之矣獨告異爵者尊之也其在列之賓可不告矣有不在者則使人往告之注是也敖氏以衆賓爲在外位之士恐非偶有不在之賓可遺而不告乎

為其不立之士欲非爵者館  
古矣亦不立者順於人亦者之  
皆其間之矣

皆其間之矣

皆其間之矣

皆其間之矣

皆其間之矣

皆其間之矣

皆其間之矣

皆其間之矣

儀禮管見卷下之一

儀禮管見卷下之一

儀禮管見卷下之二

長洲後學褚寅亮撰

鳴噓

男同校字

出 鳴喑

既夕第十三○劉向別錄名士喪禮下篇今仍鄭注

舊題既夕

俛牀饌於階間○此牀以承柩必大於大小斂之牀集說謂卽向者承尸於堂之牀非也

丈夫鬚○張氏爾岐曰據疏當云丈夫免婦人鬚此或偶脫去三字注以為互見也說甚是且丈夫免而婦

人鬢喪服小記之明文也鄭注據之夫安可駁疏言  
啟殯後雖斬衰亦免而無括髮李氏如圭亦云爲母  
於卽位又哭而免斬衰啟殯乃免禮之差也敖氏何  
所據而云啟殯亦括髮乎括髮以麻免以布其爲露  
紛一也敖氏又何所見而以此爲括髮而鬢非爲免  
而鬢乎漏却婦人一誤也移婦人之鬢於丈夫二誤  
也

祝降與夏祝交於階下取銘置於重○小斂時夏祝取  
銘周祝取奠此亦當然注似倒說此宿奠入廟後復  
設斯時不必設於序西南疏非交於階下注云凶事

交相右

主人從○集說謂主人從衆主人以下從婦人從女賓從男賓在後其次第未必然且女賓何以在男前乎衆人東卽位○石經本衆字下有主字當補入

正柩於兩楹間○經文甚明疏欲迴護土無西方之說故指戶牖間爲近西若近西不得云兩楹間矣

奠設如初中之○此卽殯宮之夕奠也亦名從奠徹後乃設遷祖奠徹遷祖奠後乃設祖奠皆在同日

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注謂設奠時婦人皆室戶西南面蓋言辟設奠者而立於柩西北也初升時在柩

西辟而稍北不必由首至主人降則婦人向南行由足而東矣

薦車○案遣車非真車非真馬即檀弓所謂塗車芻靈是也此所薦之三車乃曲禮之祥車耳敖氏指為遣車誤矣士禮略不得有遣車有鬼器而無人器

主人要節而踊○當兼徹與奠言疏專指奠未備入門北面交轡○注謂三分庭一在南則當設重之處矣恐未然敖謂但沒霱者近之交轡者左人牽右轡右人牽左轡也

哭成踊○注指主人為是雜記云薦馬哭踊亦指主人

也孔疏云馬是牽車爲行之物今見進馬是行期已  
至故孝子感之而哭踊是也敖氏指圜人御者夫主  
人不哭踊而圜人御者反哭踊揆其禮節必不若是  
乃載○復以軸降柩自西階載於車此時柩仍北首  
齊三采無貝○三采注以爲朱白蒼喪大記孔疏則云  
絳黃黑不同當考豈諸侯之士無貝而天子之士有  
貝其制異其色亦異與

設披○案喪大記孔疏云披用帛爲之以一頭繫於帶  
出一頭於帷外人牽之若柩車登高則引前適下則  
引後歛左則引右歛右則引左然下記言執披者旁

有元集  
卷之二  
三  
四人則是前後二披每披左右各二人執之也披之  
兩頭須各出於左右帷之外乃可使兩旁之人各執  
一頭焉其繫於帶者乃帛之中央而非頭也故注謂  
之貫結若出帷外者止一頭則執披之人惟在所出  
披頭之一旁其勢偏重是欲以防車傾虧而適欹側  
之也而可乎

折橫覆之○凡棺之承於下覆於上者皆有縱有橫何  
獨於折而有橫無縱敖氏說非

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  
二橫三○張氏爾岐曰茵入壙中先布橫三乃布縮二



厝樞後施抗壙上先用縮二乃用橫三注云木三在上茵二在下據旣設後人所見言其實抗茵皆橫三在外縱二在內如地之上下周匝皆有天也此說最精蓋棺下茵棺上木註俱指其在上一層言之

徹奠巾席俟於西方主人要節而踊○明器之陳以象入壙應在中庭豈宜偏東當依注在重北爲是明器旣在重北則此徹奠往來之節亦當如注說矣

婦人降卽位於階間○此位亦甚暫主人在東主婦等自宜統於主人而東上敖謂西上非奠於車西象在輿也不可以小斂之奠在尸東爲例敖說亦非下經

云如初不特如其當前東并如其在柩車西明矣又  
案下記云祝饌祖奠於主人之南此尚饌而未奠至  
還重訖則奠於柩西矣敖氏錯會此記而誤故下要  
節而踊之節無不誤者

祖還車不還器○前之乃祖還柩車也此經之祖還三  
車也以人挽之馬尚未駕

公贈元纁束馬兩○庾氏蔚之曰贈馬以共駕魂車

馬入設○庭實設於西方三分庭一在南者其常也喪  
禮變於吉故移於東西之中而此地已有重焉因稍  
退在重南不及三分庭一如是則賓乃得從馬西由

堂塗以當柩車之前輅焉敖氏据雜記諸侯相贈陳乘黃大輅於中庭謂此亦設於西方之中庭非也雜記陳於殯宮殯在西階故陳於西方中庭以近殯此在禰廟不同

宰由主人之北舉幣以東○注云柩東主人位以主人堂下位恒在柩東故也其實主人迎君使入門右北面聽命時身僅稍進未至柩東然則柩東者恒時之位耳故疏明之曰此時主人仍在門東北面此位雖無主人既有定位故宰由其位北而取幣不履主人之虛位也下賓贈時主人拜於位則在柩東矣

若賻入告主人出門左西面○少儀云贈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不入廟門蓋賻施於生者若入廟門則嫌施於死者矣賓既不入故主人出以受之

其實羊左胖髀不升腸五胃五離肺豕亦如之豚解無腸胃○羊言左胖豕亦左胖可知豕言豚解羊亦豚解可知互文見義豚解者七體不用右三段所用者左肩臂臑爲一段左肫髀爲一段三脊爲一段左三脅爲一段共四段疏謂羊之脊脅合一段非也此雖攝盛而用五鼎然豚解而非體解又以鮮獸代腊亦示稍異少牢之義

東方之饌四豆脾析蟬醢葵菹羸醢四籩棗糗栗脯○  
祖奠在柩西故饌葬奠與饌祖奠處同敖謂亦饌於  
東堂下南齊於坵則饌處反在北奠處反在南逆矣  
故惟堂上之奠乃饌於東堂下也豆全用饋食籩則  
參用饋食與加籩羞籩之實其紵之次疏視敖說尤  
分明

徹者入丈夫踊設於西北婦人踊○奠在堂下固無升  
降但踊之先後則略倣升階降階之節故注言猶也  
奠設於柩西故言自重北西面徹如在柩東不必由  
重北矣柩之西北卽序西南非兩處也○下經奠者

出注云奠由重北西既奠由重南東亦見奠在柩西  
甸人抗重出自道○據注言其官使守視之則抗重者  
乃給廝役之人甸人不過司其事耳

薦馬出自道車各從其馬駕於門外西面而俟○前薦  
車薦馬分爲兩節故此時之出亦先薦馬而車各從  
之至出廟門而駕蓋人挽之以隨馬後也兩馬未駕  
車而出亦自道者象生人也

苞牲取下體○取下體正也其餘取脊則釋脅取脅則  
釋脊從便也俎上前脛留肩後脛留肫此外或脅或  
脊科留其一則每俎各釋三个矣疏因前解羊之脊

脅爲一段豕之脊脅爲兩段故於此亦誤

公史自西方東面命毋哭主人主婦皆不哭讀遣○案  
職喪掌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凡公有司之所供  
職喪令之趨其事令之者蓋奉君命而令之也故注  
云君使史來讀之

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功布御柩惟士制耳亦出宮而  
止至道無矣喪大記云君葬御棺用羽葆大夫葬御  
棺用茅士葬比出宮御棺用功布

賓升實幣於蓋降○升車而展帷以實於蓋上  
至於壙陳器於道東西北上○俠羨道之東西而陳也

下北上二字另爲句集說以西北上爲句非

賓出則拜送○言出則壙所有帷幕以爲障蔽矣故雖  
遇微雨亦可以窆

藏器於旁加見藏苞筭於旁○見內見外俱分兩旁藏  
法宜如是敖氏於器則專藏於見內左旁苞筭等則  
專藏於見外右旁故與注異反覺支離

主人拜稽顙○始死時主人拜賓於西階此反而亾亦  
拜賓於西階故注云不北面拜賓東者以其亦主人  
位也亦始死拜賓之位也疏乃援特牲少牢助祭之  
賓主人皆拜送於西階東面殊不可曉尋常行禮主



人無東面拜賓者

記○所記統兩篇

徹褻衣加新衣○此雖蒙上文疾病而言然已指垂絕時矣故鄭於喪大記注云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然則此疏以所徹之褻衣爲元端所加之新衣爲朝服本自有理敖氏以褻衣新衣非元端朝服爲後有襲斂等事故此時不加上衣夫此時加之以明其正終豈與襲斂相妨乎

招而左○疏說爲長上領下要齊用而招向左○鄭以校爲脛則是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鄭以校爲脛則是

側置於牀上而足向南面向北也敖氏以校爲左廉  
則是正設於牀上而足向下面向上也案校字訓足  
訓柄並無几左廉之訓且如其說不似以几壓足乎  
當遵注燕几之制想比尋常几略小校間容兩足所  
寬無多故得正足使不辟戾

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蔽  
繚緝緇純○衣之袂屬幅裳之前後裳長及蔽與生  
人同也衣之長下膝而緇純裳之不辟而繚緝緇與  
生人異也衣以緇裳以繚象天地也敖於緇純連裳  
言殊混注義精矣

設握裏親膚繫鉤中指結於擊○所以護指也設握男女俱有設決惟男子右手耳無決之手握則繫於擊有決之手握則與決繫俱連於擊經記兩下甚分明敖氏乃混而一之

實角觶四木柶二素勺二○小斂之夕不奠注云夕進醴酒明以後一日兩奠故併夕奠所用亦陳之

觶俟時而酌○周人大事斂用日出故注引檀弓朝奠日出以明此殯奠之節而帶引夕奠句非指此爲殯宮朝夕奠也

小斂辟奠不出室○注云則不出於室設於序西南此

十字爲句夫欲設於序西南則必出於室矣惟不設  
故不出也室中苟有隙地隨在可辟以此乃辟斂而  
遷之非改設也敖氏以室西南隅方空故辟奠於此  
似矣然以此隅當堂下序西南之方位則非蓋欲設  
新奠乃徹舊奠而改設之改設則有定所序西南是  
也今不設新奠則舊奠未徹暫遷之耳何必拘定所  
而倣堂下之方位乎

既殯主人說髦○孔氏穎達曰父死說左髦母死說右  
髦二親並沒並說之

三日絞垂○敖氏繼公曰惟指主人大功以上亦存焉

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朝夕殷奠等則將設後  
奠乃徹前奠此饌則旋進旋徹其間少待如平生進  
食頃耳故注云進徹之時如其頃○

其二廟則饌於禰廟如小斂奠○祖禰共廟則統於祖  
矣有二廟者則先禰後祖由近及遠之義也敖氏乃  
謂柩過禰廟因而朝之似意不在禰者不敬孰甚焉  
又謂廟制尊東卑西無昭居昭廟穆居穆廟其謬妄  
前已辨之注疏皆謂朝禰朝祖二廟分兩日敖氏則  
以爲同日故云是日二廟皆饌又言朝禰無他事旣  
奠卽適祖然二廟三廟者日力尚可給若天子七廟

恐一日未能偏也姑存其說以俟訂

纓轡貝勒懸於衡○敖氏曰薦馬時纓轡皆在馬身既則脫之而置於此

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既葬畢當反則不得統於壙而西上矣故在道東而東上一以見其不統於壙一以見其所上往反之各異也

卒窆而歸不驅○三車不先蜃車而疾行也

祝饌祖奠於主人之南當前輅巾之○還車後乃先饌於柩東在主人之南不於東方者柩已在下也至還重訖乃奠之於柩西先饌後奠東西各異其處不可

惑於敖氏奠在樞東之說

儀禮管見卷下之二

浙江圖書館

儀禮管見

卷下之二

二

通鑑卷之三

館

書

圖

江

浙

源於天目山



儀禮管見卷下之三

長洲後學褚寅亮撰

鳴噦

男

鳴噦同校字

嗣出鳴噦

士虞禮第十四

饌兩豆菹醢於西楹之東醢在西一鉶亞之○饌取節於西楹則醢菹在最西鉶以下以次而東當如疏說敖氏謂鉶次在西非也於下經從獻之豆云菹在鉶西亦由此而誤

席用葦席○古文藉作席注雖不從然亦足見葦席

字非衍矣。無罍用絺而不用綌，黍稷在下而有席藉，祭有苴膚祭，取左臚皆變於吉，不必疑也。

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南順者，俎之上端在北，下端在南，執俎者於塾上向北，執其下端也。注云：南面似失之，肝俎先進，先進者必近東，故在燔東，注是也。內外塾俱無階，敖氏謂有階臆說也。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賓執事者如弔服，皆卽位於門外。如朝夕臨位。○賓中兼朋友，公卿大夫則有無未定。主人卽位於堂，衆主人及兄弟賓卽位於西方，如反哭位。○入門之位如反哭，則異於朝夕哭位矣。

贊薦菹醢醢在北○醢在北從右取菹左搗醢之便敖  
氏豆上變於席上之說本屬支離此則豆席同上矣  
乃云神饌之異亦遁辭也

祝饗○事神之辭宜詳事尸之辭宜略注所引是也

祝命佐食墮祭○集說以今文墮爲綏遂欲改綏爲授  
夫授與綏形猶相似授與墮相去遠矣輾轉妄改失  
而彌甚

祝祝○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此辭宜用於尸不可  
易之於神

佐食舉肺脊授尸尸受振祭躋之○肺脊不在三舉數

傳禮卷之三  
中故在邇敦前

尸飯播餘於筐○此言播餘則吉祭不播餘矣見喪祭  
下咽之少與不侑尸不告飽同意

佐食舉幹尸授○注云飯間啗肉安食氣取其意耳實  
不過嚼之而已

尸卒食佐食受肺脊實於筐○尸初受脊脊振祭嚼之  
左手執之此時尚未飯也至邇敦而祭餽嘗餽則奠  
肺脊於豆矣至九飯畢則尸還取所奠之肺脊以授  
佐食佐食受之以實於筐禮之節次如是注極分明  
如敖氏說則自祭餽以後只用右手而左手始終執

肺脊不動直至卒食始授佐食恐無此儀

尸拜受爵主人北面答拜○受者先拜雖祭禮亦然

筵祝南面○注云祝接神尊對佐食接尸而言

奠爵與取肺坐祭齊之○離肺二手絕之以祭故先奠

爵而後取肺尸則佐食絕而授之祝則自取絕之

出實於筐○筐在洗東上經有明文疏偶忘之

主婦洗足爵於房中酌亞獻尸○注云洗足爵主婦輕

也可見祭祀之事夫死則婦人不與卽喪祭已然矣

何況吉祭故內則曰舅沒則姑老

屏用席○席不能自植疑有物以拄之

記

陳牲於廟門外北首西上寢右○牲未殺故寢於地腊  
乾物必置於楸乃無不潔之嫌無不用楸之理亦無  
不與牲序敖說非特牲云獸東首牲在其西北首此  
云西上俱牲西而獸東也然則此獸亦東上明矣此  
之變於吉者以用左胖故以牲之寢右與東足爲異  
不在首之所向敖謂腊西首亦非

日中而行事○注云舉事必用辰正統指三虞言日出  
日入日中皆爲辰正疏甚明而辰正之中又取質明  
今以當日有葬事不得用質明故用日中亦辰正也

若再虞三虞祭日無事必用質明矣集說謂虞皆用日中正與記背

祝俎髀脰脊脅陳於階間敦東○此與特牲執事俎陳處同云敦東明不正在東西之中也注謂統於敦明神惠似可商

棗蒸栗擇○籩實既與吉祭同矣何妨用稍有飾之豆籩注是也

尸入祝從尸○記有二義一以明迎尸時祝在前而尸在後既入尸則尸在前而祝在後也一以明陰厭時主人尚若親存故先入室而祝從之至尸入室則祝

以接神故先從入室而主人從之也集說可參用

尸服卒者之上服○士有上中下三等則元端服有元

裳黃裳雜裳之異各視卒者之等以為服也敖氏謂

服爵弁則三等之士俱得服之矣緣未理會經文卒

者之三字耳

女女尸○疏謂無適孫妻當用適孫妾非也無則寧缺

而無尸不得已或用庶孫妻與

啟牖鄉如初○集說以啟牖為句鄉如初為句終未安

宜照舊讀啟牖鄉為句

卒徹祝佐食降復位○無尸則不設於西北隅注是也



入敖氏以上經闔戶如食頃爲陰厭而不主陽厭之說  
故云亦改設實非

始虞用柔日○葬日虞弗忍一日離檀弓有明文敖氏  
故與記違而云葬虞異日謬甚

明齊漶酒○注以明齊漶酒爲酒而無醴敖氏謂有醴  
無酒蓋據郊特牲明水澆齊貴新也以明齊爲醴以  
漶酒爲衍刪經破注決不可從下云普薦漶酒專言  
酒不及醴斯可知無醴矣

哀薦虞事○初虞欲其合於祖故曰禘此則欲其合而  
三安故曰虞主無不入廟者安有去就之可度耶

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他字絕句三虞也卒哭也他也  
皆用剛日也喪服小記曰報葬者報虞虞與卒哭爲  
日旣遠其間容有當祭之事故文次於卒哭之下而  
注謂以其非常令正者自相亞也所以明他不次三  
虞之意敖氏卽以他指三虞卒哭言訓作改字之意  
如是則直言用剛日可矣何必贅一他字耶  
水在洗東篋在西○水東而篋西略仿堂下直東榮之  
處矣故注云在門之左未必在西方  
哭者皆從○如遷廟序從之次男左而女右  
入徹主人不與○齊斬旣不與饋則亦不與徹可知應

照注指大功以下言

婦人說首經不說帶○檀弓所云婦人不葛帶間傳所云婦人垂帶俱專指齊斬者也若大功以下則變麻服葛矣但卒哭之夕仍麻至耐時乃易葛耳注說未可輕議敖氏以不說帶兼五服婦人言誤觀疏引大功章卽葛九月五月男女俱陳以明大功小功婦人亦葛帶便曉然矣

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集說以天子卒哭卽在七月諸侯卒哭卽在五月夫天子九虞則須十八日未必葬皆在上旬也月內能容之耶斯不然矣自

此至明日以其班祔另起其文俱專指卒哭之祭言  
讀者毋爲敖說所惑

將旦而祔則薦○注卽以薦爲卒哭之祭甚的集說謂  
於卒哭之夕又設薦以告幾於黷矣且祭而告以墜  
祔因而餞之禮之序也餞而復告不顛倒乎況始死  
奠以脯醢至反哭則不奠經有明文乃於卒哭後復  
設脯醢之奠乎此皆於禮必不可通者也

婦曰孫婦於皇祖姑某氏○記文孫婦二字卽以代男  
子之爾字蓋對新祔者而言故注曰不言爾而曰孫  
婦差疏也敖氏添爾字於孫婦之上不反對皇祖姑

而告耶否則不幾稱死者之孫婦耶名之不正言之不順孰大於此矣改記文不待言矣

用專膚爲折俎取諸脰臄○貶於純吉故不用體骨非少也註極明旣虛右胖不用雖脰臄亦取連左胖者虞不致爵練不旅酬祔在虞練之間容得致爵故主婦以下有俎

用嗣尸○敖氏謂用子行之次於虞尸者非但臆說并未解嗣字之義

適爾皇祖某甫以濟祔爾孫某甫○祝取羣廟之主藏於太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此天子諸侯之

禮也大夫士無主則無藏主反主之禮故記無文

中月而禫○汪氏琬曰間傳父母之喪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康成謂二十五日大祥祭中間也大祥之後間一月禫祭故主二十七日之說又三年問父母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檀弓祥而縞是月禫故王肅主祥禫共月而云士虞禮中月而禫中月月中也若二十七月禫則歲末遭喪出入四年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二說不同而皆本於禮晉用王肅義宋永初元年用黃門侍郎王淮言是後皆以二十七月爲斷按禮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杖期猶祥禫間

月豈三年重服而反祥禫同月乎春秋文二年冬公  
子遂如齊納幣蓋僖公之喪已二十六月矣而公羊  
氏譏其喪娶由此言之當從鄭義無疑

是月也吉祭猶未配○吉祭兼祖在內猶未配則專指  
新死之父而母先沒者言

浙江圖

館書圖

注

浙

儀禮管見卷下之三

儀禮管見卷下之三



儀禮管見卷下之四

長洲後學褚寅亮撰

男

鳴噦 鳴嚙 同校字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春秋左氏傳卜日曰牲韋氏

昭曰凡牲一為特二為牢

宰自主人之左贊命 ○贊命在左猶祭禮祝釋辭而在左事神之禮宜然與冠不同敖氏改左為右謬

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 ○先儒皆以一卜不吉則再三卜不吉則止不祭故春秋有免牲之文曲禮亦云

卜筮不過三其廢祭也順鬼神之意也且可思鬼神所以不歆之故而恐懼修省也橫渠謂儀禮筮日不云三筮止是二筮先筮近日後筮遠日不從則直用下旬遠日亦足以致聽命於鬼神之意而祀則不可廢竊謂如是則筮爲虛文且無論從不從而要於必祭亦殊非聽命於鬼神之意矣神其饗諸乎恐未然前期三日之朝筮尸○祭前三日筮尸前二日宿尸兼宿賓前一日視濯經文次第疏解最分明集說謂筮尸及宿尸宿賓同日則與祗濯止間二日不得云前期三日之朝筮尸矣非

陳鼎於門外北面北上○經不言門之左右東西則當門可知注義爲長當門辟大夫也不南面辟君也  
於在其南南順實獸於其上東首牲在其西北首東足  
○獸橫而牲縱也北首而東足則寢左矣吉祭用右  
胖故寢左凡不用之胖寢於地

豆籩鉶在東房南上几席兩敦在西堂○少牢之豆籩及筐自東而至西此則自北而至南彼橫陳此縱陳也云在西堂有西堂則有西房矣注云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者蓋東房北一架無墉通於東夾室總爲東房也一架之前爲東夾室又前爲東堂亦名東廂

賓及衆賓卽位於門西東面北上○注謂不蒙如初以宗人祝不在固然已餘若公有司則在門西北面東上之位私臣則在門西北面西上之位俱與前筮時異位故不言如初也

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敖氏欲改再爲一謬也鄉飲酒衆賓答一拜者大夫爲主人也有司徹之答一拜者大夫爲祭主也此則士禮安得以彼相例而妄改經文乎下經主人拜賓如初亦同

東北面告濯具○洗者則告濯不洗者則告具注意眩敖謂所濯者已具偏矣

請期曰羹飪○敖氏謂東北面告兄弟可不必

南面視側殺○天子諸侯饋食前有朝踐薦毛血之禮  
故牲必親殺大夫士祭自饋熟始故惟視殺而不親  
殺非特以辟君故

執事之俎陳於階間二列北上○云二列惟以執事分  
左右也主人主婦俎雖亦在然終不可目爲執事俎  
佐食北面立於中庭○在阼階前南北之中也不惟稍  
西於宗人而更在南矣敖氏所云立位適當碑處非  
鄭義也其云佐食以同姓爲之則是佐食之旅齒於  
兄弟同姓可知矣若少牢佐食則以異姓爲之

主人降及賓盥出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賓長在右及執事舉魚腊鼎除鼎○李氏如圭曰賓不偶主人者左人當載賤者之事也敖氏曰長賓在魚鼎右次賓長在腊鼎右吉事除鼎於外凶事除鼎於內

宗人執畢先入當阼階南面○注言主人親舉執畢導之是解引導先入之故此意輕又言既錯又以畢臨載備失脫是解南面而立之故此意重敖氏乃謂執畢所以教導其錯鼎之處如此則隨用他物可矣何用畢而又安可南面以指教主人哉

祝命接祭○据士虞禮則祝命佐食也此注云詔尸似

與彼異然祝詔尸按祭佐食卽取黍稷肺授尸矣實  
一也下經云佐食授授祭則按祭卽指祭物而佐食  
授之授與按兩字兩義敖乃混而爲一而云授誤爲  
按謬按此及士虞禮疏則注中讀同耳下當有今文  
改按皆爲綏古文此皆爲按祭也十五字俗本脫之  
設太羹於清北○遙繼醢不逼近豫留羞四豆之地  
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濟之左執之乃食食舉主人  
羞所俎於腊北尸三飯○振祭者以牢肉擣於醢旣擣  
振之乃祭此卽周禮九祭之一濟後以左手兼執肺  
脊以右手先取肺食次取脊食注所謂先食啗之也

略食後仍左手兼執至將食庶羞乃實於菹豆焉經言乃食目下事也卽食舉也舉兼肺脊疏專謂食肺敖以爲一飯俱非設所俎乃三飯此三飯前之節次佐食舉幹○特牲尸俎無正脅故注云幹長脅也

尸實舉於菹豆○士虞禮亦然故彼注云尸食之時亦奠肺脊於豆

佐食羞庶羞四豆設於左南上有醢○依少牢庶羞四豆兩馘兩醢則士亦當然而注以爲饒炙馘醢者蓋庶者多品之名大夫兩馘兼用羊豕則不得云寡故彼注云尚牲不尚味士惟得用豕苟兩豆皆豕馘則

非庶羞之義故卽取豕肉爲饒爲炙爲馘以示多品



非庶羞之義故卽取豕肉爲膳爲炙爲馘以示多品而實未嘗踰牲也既有三物一醢足矣經云有醢見醢止一豆也注極精細不可破

舉肺脊加於所俎反黍稷於其所○注言尸授佐食者取於菹豆而授之也觀此則知士虞禮尸卒食佐食受肺脊尸亦取諸菹豆以授之矣豈左手執以卒食而授之於其手乎敖氏於此不得其說乃曰尸自取以實於所俎文蒙佐食而曰尸自實則黍稷亦尸自反耶

主人洗角升酌醕尸○孔氏穎達曰主人獻尸用角角

四升佐食洗散獻尸散五升是尊者小卑者大也

右取肝揆於鹽振祭嚌之加於菹豆○尸於從獻之肝

燔不加於俎者以此俎徹後猶設於西北隅不可以

食餘之物加之也祝俎無嫌故可加之

詩懷之實於左袂挂於季指○李氏如圭以內則孔疏

維持之義解詩字足補注未備挂者以右手挂左袂

於左手小指間乃屈小指以禁持之

主婦洗爵於房酌亞獻尸○庭篚惟一角主人獻佐食

已實於篚矣故敖氏卽指此經之爵爲爵也或曰內

篚亦有角經不具耳如主人用角獻而主婦反用爵

則失尊卑之義說似優

祝贊籩祭○士惟二籩皆祝贊大夫四籩則尸自取其  
二而祝贊其二

佐食按祭○佐食已按之故主婦僅撫之而已敖氏欲  
異鄭不授而祭於地之說乃改按爲授而云授祭謬  
獻祝籩燔從如初儀○敖氏曰主婦當更洗於房中以  
獻祝蓋男子不承婦人爵也

宗婦贊豆如初主婦受設兩豆兩籩○第言贊豆籩亦  
可名豆也旣授兩豆復取兩籩於房授之凡設豆籩  
等必向席設主人席西向故注云東面設無南面設

之理集說非也

取肝擣於鹽坐振祭濟之○少牢賓尸次賓羞燔亦曰  
坐振祭豈兩處皆衍乎少儀云有折俎者取祭不坐  
燔亦如之知凡從獻之肝燔必興而取坐而祭經言  
坐祭正見其興而取也敖謂坐字衍謬

薦脯醢設折俎○陳氏祥道曰尸牲體九祝三主人主  
婦五佐食三賓一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  
衆賓而下皆殺烝此尊卑之辨也

主人西面答拜更爵酢卒爵降實爵於篚○獻內賓內  
兄弟之先後經無明文觀注云內賓之長亦南面答

拜知先獻內賓而酢者惟長一人矣主人酢畢出房  
主婦乃洗爵酬內賓之長爲房中旅酬始獻必主人  
統於主祭也酬必主婦以洽歡心男女之倫不可黷  
也

嗣舉奠○不論適否凡爲後者卽是集說專指適太泥  
尸舉肝○卽向加於菹豆者尸親以授舉奠

賓坐取觶阼階上北面酬長兄弟○此旅酬之始尸及  
主人祝不與旅此時房中內賓長亦舉主婦所酬之  
觶以酬宗婦

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毛氏萋曰東西爲交邪行

爲錯

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於其尊○旅酬無算爵同酌下尊而注一以爲神惠一不爲神惠者蓋旅酬尸奠爵以待卽神惠也此賓主弟子各舉觶於其長於尸無與故不爲神惠而同生人禮也注不誤

佐食分簋鉶○少牢之養資黍於羊俎兩端此何嫌分黍於會乎集說謂以簋分簋實不必從

祝命嘗食養者舉奠許諾○祝命嘗食爲句命之養也養者舉奠許諾爲句養者長兄弟也在舉奠之上以昭穆爲序也

佐食授舉各一膚○自歸尸外俎釋三个體骨已無存  
所存者膚而已

宗婦徹祝豆籩入於房徹主婦薦俎○注意以尊者之  
薦俎不可與他人之薦俎並徹也

佐食徹尸薦俎敦設於西北隅几在南屏用筵納一尊  
佐食闔戶牖降祝告利成降出○按曾子問孔子曰有  
陰厭蓋指宗子爲殤者有陽厭蓋指凡殤本分而言  
之曾子誤會以爲惟成人之祭則迎尸前有陰厭禮  
迎尸後有陽厭禮此備禮也殤不備禮何得陰厭陽  
厭俱有故又疑而問孔子仍分別答之言陰厭陽厭

各有所指非一殤兼兩厭也觀此問答則成人之祭  
陰厭陽厭俱有明矣而宗子爲殤之陰厭與凡殤之  
陽厭俱因成人之祭之陰厭陽厭而名之也又明矣  
故注以與之祭爲陰厭改設之饌爲陽厭也且前之  
告利成事尸禮畢也此又告利成陽厭而事神禮畢  
也否則此告爲贅矣陸氏佃吳氏澄敖氏繼公俱不  
主陽厭之說未解其故

堂下俎畢出○賓俎有司徹歸之不自執以出當遵注

記

執巾者受○少牢禮授尸以手受尸以篋



尊兩壺於房中西墉下南上內賓立於其北東面南上  
○兩壺者備主婦及內賓旅酬各酌也注云其尊之  
節亞西方蓋謂堂下西方兩壺設畢卽設房中之壺  
也敖氏曰內賓立於尊北蓋取尊爲節其實位已定  
於未設尊先

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西面○按集說謂主人旣酢內  
兄弟主婦則酬內賓之長酌奠於薦左內賓之長坐  
取之奠於右及兄弟舉旅之時內賓之長亦取奠解  
以酬主婦主婦以酬次內賓云云此大謬也凡主賓  
相酬之例萬無卽以其人之爵還酬其人之理况又

脫去宗婦之少者舉殯於其長一節如此則房中旅  
酬止行一解而無兩殯矣有此兩誤不可不辨注甚  
密宜遵

賓從尸俎出廟門乃反位○賓出送尸而入反位於此  
記見之敖氏前云賓自執俎出以授人既則復反其  
位兩出兩反不已數乎

尸俎右肩臂臑肱脰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膚  
三離肺一魚十有五腊如牲骨○脰脊在中尸無脰脊  
故注曰脊無中代脅在前尸無代脅故注曰脅無前  
大夫豕脅膚五此三其爲貶固已然貶亦不得過三

養二陽厭一若再少不敷用矣士虞禮膚三取諸脰  
臠非脅革肉以不主食味故亦止用三

祝俎髀脰脊二骨脅二骨膚一離肺一○髀也脰脊代  
脅也尸所無者用之於祝俎

阼俎臂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膚一離肺一主  
婦俎殼折其餘如阼俎佐食俎殼折脊脅膚一離肺一  
○左肩太貴故阼俎不用而用左臂左殼折太卑故  
用之於佐食俎而主婦用右殼折

賓骼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雖折去殼猶  
得骼名者以殼與骼可析可合也

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殺胥○

右胙已用盡左臂左胾亦已用於阼俎執事俎所謂  
殺胥取左肩左肫左臠及脊脅餘骨也春秋傳之殺  
胥對全胥而言卽體解也此之殺胥則任用各體之  
骨而已脊脅用一骨亦得稱殺胥名與傳同實不同  
也按尸俎九加可併者二爲十有一主人主婦五加  
可併者二爲七祝三加可併者二爲五賓長兄弟佐  
食亦三而不加餘則殺胥而止一此尊卑隆殺之辨  
也陳氏祥道言之尚未密

儀禮管見卷下之四

儀禮管見卷下之五

長洲後學褚寅亮撰

鳴噦

男 同校字

出鳴階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天子之大夫與諸侯之大夫  
名雖同而命數禮儀則異故天子大夫得用索牛  
而諸侯大夫止用少牢也郝氏敬因此乃謂非定  
特牲為士少牢為大夫謬矣王制云祭天地之牛  
角繭故郊亦用特牲而並不以特牲名其祭非但  
有牛豕之別而已安可混而同之

筮於廟門之外○卽冠禮特牲禮之闕外

史朝服○雜記大夫筮宅則史練冠長衣以筮蓋筮史  
是大夫家臣本服重服因筮而改爲不純凶之服据  
此則大夫之臣兼有卜筮等官也故此經注云史家  
臣主筮事者未必以公有司爲之

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注  
云大夫或因字爲謚者如春秋傳孔子卒哀公誅之  
曰尼父是卽以字爲謚也疏云陰陽式法亥爲天倉  
祭祀所以求福宜稼於田故先取亥上旬無亥乃用  
餘辰蓋謂上旬有丁亥己亥則用之無則用丁若己

而不必亥矣非謂無丁亥己亥遂廢祭也注可商

遂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用薦歲事於皇祖伯  
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疏云遂述上主人之辭謂之  
述命者卽述上主人曰以下辭也又云述訖乃連言  
曰假爾太筮至尚饗者此節經文是也乃命筮也孝  
孫某至尚饗先後兩言之故曰述命與命筮同爲一  
辭

卦者在左坐卦以木○大夫著長故筮者立而卦者坐  
士著短則筮者亦坐矣此經言坐著其別於筮者也  
乃官戒宗人命滌宰命爲酒○此乃字指同日官戒總

言之也命滌命為酒則擇其急當預辦者抽出命之  
酒即酒正所謂事酒有事新造者

宿○筮尸後先宿尸後宿諸官

前宿一日宿戒尸○下筮辭云以某之某為尸則是先  
已擇定為尸者矣特決之於鬼神耳所宿戒者即筮  
辭所指也或惟恐不吉則更備二人然則所宿戒者  
三人止矣三人不吉寧廢一祭不可無尸祭而無尸  
是殤其祖禰也可乎哉

既宿尸反為期於廟門之外○主人親速尸即使人宿  
賓雖略有早晚然於宿尸而反始為期則所宿之賓



先後續至可共聞矣故注謂惟尸不來集說云是時所宿之人皆不在宗人退乃宿賓大非

司馬升羊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脰正脊一脰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於一鼎○按國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胥王公立飫有房胥親戚燕飲有殺胥陳氏祥道以爲全胥豚解也房胥體解也殺胥骨折也尚未明晰蓋體解卽是骨折故亦名折俎安得分而爲二全胥與房胥皆豚解也但全胥則左右胖全體合升房胥則只升右胖祇在全與半之別又安得以體解爲房

胥至於殺胥乃體解而骨折之耳其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爲七體孰其殺謂體解而孰之爲二十一體此則分明二十一體當數髀而去殼蓋殼附於髀可析可合不得爲體經明言髀不升則髀是體之一安得去之而取殼乎疏未是陳氏亦同誤

司宮設壘水於洗東○士苟用他器則士昏鄉飲特牲諸篇必一見以明其異矣而俱不言則用壘同也

改饌豆籩於房中南面如饋之設實豆籩之實○注云更之爲威儀多者對士不改而卽實於其處威儀略也凡大夫與士禮之異者或取尊者禮盛而威儀多

卑者禮殺而威儀略或取大夫上避君士卑不嫌同  
君各有攸當參觀兩禮以意求之可也

主人朝服卽位於阼階東西面○大國之孤則服弁故  
禮曰大夫弁而祭於己指孤也

宗人遣賓就主人皆盥於洗長柈○士親柈則主人與  
賓也大夫不親柈則柈者長賓及衆賓也故注言長  
賓先次賓後也然則下經歷言佐食二人升羊豕司  
士二人升魚腊膚卽載者也出之於鼎謂之柈載之  
於俎謂之升敖氏誤以升者爲柈者故言佐食等卽  
賓也經明言遣賓明言長柈如何以佐食等當之

傳禮卷五  
卷之五  
四  
佐食上利升牢心舌載於所俎○觀此經可見升卽載  
矣杞者非佐食矣羊心舌在羊鼎豕心舌在豕鼎菹  
氏謂俱在羊鼎則味雜矣

午割勿沒○十字割之不絕中央少許

佐食遷所俎於阼階西西縮乃反佐食二人上利升羊  
○觀此經又可見杞者各當其鼎而不動載者則執  
俎以往來矣注云升之以尊卑載之以體次謂先定  
體物尊卑之數然後以次載之非謂升與載異人也  
須善會

右首進腴○右首與生人同惟進腴爲異進腴則寢左

矣敖謂自載者視之爲右首非  
主婦被錫衣侈袂○當依注被錫讀爲髮鬣爲句衣侈  
袂三字爲句敖氏以被字爲句錫衣侈袂爲句而云  
錫緡通皆當作緣緣祿通內司服職云緣衣累紗是  
也其意蓋以士妻自祭辟助祭之祿衣故服六服外  
之綃衣若大夫妻自祭辟助祭之展衣尚可服祿衣  
不必服綃衣故以錫衣爲祿衣似也然則竟服祿衣  
可矣又何必侈其袂侈其袂則失六服之本制矣細  
思終未安不如仍遵注義所以侈其袂者以與士妻  
同服綃衣不得不稍異其制又以綃衣在六服外其

尺寸可隨宜增減弗拘一定也

敦皆南首○敦與簋之首足皆在器身不在蓋

祝酌奠○此時尚未設鉶注云奠於鉶南者蓋遙繼非

菹之南而中虛其處以俟設鉶也故預指鉶言之

食舉三飯○初食以三飯爲節則須連飯不容於一飯

之後間食肺脊特牲禮三飯前之節亦略同先食肺

脊而後三飯也此經於食舉上不言乃食於食舉下

云三飯斯益明矣敖氏必欲立異謂先一飯而後食

肺脊遂以特牲所云乃食以當一飯於此經則不可

通矣乃曲爲之說曰不言乃食文有脫漏夫以臆說

解經至遇不可通處則曰有脫漏亦何不可之有

上佐食羞載兩瓦豆有醢亦用瓦豆○載有羊豕又有醢亦云庶矣故不必有臠臠以備味

佐食受加於所橫之○牢肉與魚同加一俎故肉橫而魚亦橫若縮則礙後加之物矣經明言橫之敖反云縮俎不可解肉本橫今仍橫魚本縮今則橫故注謂異於肉賈疏釋注意極明

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於所○尸取於菹豆以授佐食也食舉時經無尸實舉於菹豆之文而此云佐食受尸由後可以明前也然則士虞禮之尸卒食佐食

受肺脊知前亦奠於菹豆矣敖氏欲護前說故云言受明尸未嘗奠之也豈有左手執肺脊至十一飯之久而始終不釋乎且此何義也郝氏敬誤同

上佐食以綏祭○綏亦當如注作授不當如敖作授

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於天宜稼於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士與大夫嘏辭同惟首句及承致二字當易耳來當依注讀爲釐賜也陸德明釋文讀同上言致福下言賜祿義自別非複也

薦兩豆菹醢○饋食之二豆葵菹蝸醢其常也祝用其常



故經不著以可知也若主人主婦用非宜宜盥則必  
明言矣當從注

佐食設俎牢髀橫脊一短脅一腸一胃一膚三魚一橫  
之腊兩髀屬於尻○祝兼五俎實尊於他執事也牢及  
腊髀皆尸所不用者魚橫載亦以與牢肉同俎也此  
疏未明

祝祭俎○注云不盛是解經不言齊之意敖氏云亦齊  
違經不可從

佐食祭酒卒爵拜○祝既不拜卒爵則佐食亦不拜卒  
爵可知敖氏謂拜字衍此則可從者也

俎設於兩階之間其俎折一膚○按下篇不儻尸之禮云其獻祝與二佐食其位其薦胥皆如儻則佐食有薦可知故敖謂不言薦文略注言有胥而無薦遠下尸似未然

有司贊者取爵於篚以升授主婦贊者於房尸○於房尸就尸相授受也敖氏欲改尸爲東謬

易爵於篚以授主婦於房中○仍有婦贊者爲之授受敖氏有司贊者與主婦親授受之說不可從

主婦洗酌獻祝○敖氏曰爲贊者終其事不可解

祝命佐食徹肝俎○注云其本謂不反魚肉耳意蓋謂

禮不反魚肉故設所俎以代正俎然而所俎之實卽  
正俎之實故可兼取以賓尸也疏未明晰

兩下是養○設俎上端在北下端在南賓長養上端黍  
衆賓長養下端黍各居其右也

主人西面三拜養者養者奠舉於俎皆答拜○西面之  
養者若如敖氏說亦西面拜則背主人矣依注南面  
爲得蓋主人拜時東面之養者必起立西面之養者  
必避席而向南如是則主人與四人之拜皆得相向  
矣奠舉於俎蓋仍奠於膚俎也物各有俎不可亂就  
近俎之說亦未是

司士進一鉶於上饗又進一鉶於次饗又進二豆涪於  
兩下○羊鉶進上饗豕鉶進下饗羊涪進賓長豕涪進  
次賓長

皆不拜受爵○注云大夫饗者賤蓋對士饗者爲嗣子  
而立文敖氏云皆不拜受爵人多恐重勞主人一一  
答之非制禮之本意

上饗止主人受上饗爵酌以醋於戶內○坐尸位繼尸  
嘏尊矣故酢主人不親酌注疏俱是未可破

上饗興出主人拜送乃退○出出廟門以不與賓尸禮  
也退送而還入廟門也三饗則不送上饗則送而不

拜尊卑之差也如以爲出室何必送耶此時賓有司  
等皆暫出以俟徹俎掃堂畢而復入故鄭於下篇議  
侑於賓注云是時主人賓有司已復內位其不與賓  
尸禮者則出而遂歸矣

浙 江 圖 書

館

書

圖

王

浙

儀禮管見卷下之五

儀禮管見卷下之六

長洲後學褚寅亮撰

男

鳴噦  
鳴隴  
同校字  
出

有司徹第十七○賓尸於堂室中無事矣故凡室中之器物皆合有司徹之而卽以名篇

乃歃尸俎○賓尸時無祝與佐食之職若仍與焉則列於衆賓而不得仍其故俎矣其故俎當留以歸之矣斯時更爲設俎同於衆賓與抑竟不爲設俎與祭統云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更設則重矣不設則

虛矣設故俎則非其名矣事有難行故注決爲不與  
儻尸只藝尸俎也上篇言上饗與出主人送之曰出  
明不復入廟也若復入者不送敖氏以出爲出戶送  
爲送其出戶臆說耳

雍人合執二俎陳於羊俎西並皆西縮覆二疏七於其  
上皆縮俎西枋○羞羊七涪豕七涪者皆次賓註偶失  
檢以爲司馬司士故疏辨之又益送二俎無論先南  
先北祇可以豕與肉分不可以羊與豕分蓋方其羞  
羊七涪時羊肉涪俎卽當載而俟故可踵進若仍俟  
羊七涪之俎則羞之也遲非敬尸之道注亦當酌



主人受二手橫執几揖尸主人升尸侑升復位○先在階下執几而升異於常禮

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坐奠於筵前菹在西方婦贊者執昌菹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陪設於南昌在東方○正祭時韭菹醢葵菹蝸醢參用人君朝事饋食之豆籩至賓尸去葵菹蝸醢易以昌菹麋鸞則全用朝事之豆籩矣以非正祭且祇用其四故不嫌也

載右體肩臂肫胙膾正脊一脰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腸一胃一祭肺一載於一俎○上經雍人合執二俎陳於羊俎西注謂南俎羞羊七涪羊肉涪

北俎羞豕匕涪豕肉涪羊貴於豕則是以南爲上也  
益送二俎亦同四正俎以南爲上侑卑於尸故下經  
侑俎注云司士所設羊鼎西之北俎侑俎在北明尸  
俎在南矣然則此經注羊鼎西第一俎指南俎而言  
之故疏以爲在侑俎南也敖氏則主北上謂第一俎  
應在北蓋据下經羊肉涪載於南俎之文以肉涪在  
南則匕涪在北涪重於肉北上可知故四正俎亦當  
北上北上俎與鼎相順也南上俎與鼎相變也注所  
以不取相順而取相變者以鼎止三而俎有四又每  
俎俎實各鼎俱有並非依鼎載俎故不必順鼎之序

也兩說俱通而順鼎爲勝李氏如圭曰所異正祭俎者脊脅腸胃祭肺皆一無舉肺且折分其臠也

羊肉涪臠折正脊一正脅一腸一胃一膾肺一載於南俎○載於南俎蓋留北俎以羞羊七涪也此俎未必先以羞羊七涪俟其旣反而後載羊肉涪

司士牝豕脊亦司士載亦右體肩臂肫脰臠正脊一脰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膚五膾肺一載於一俎○羊臠折豕臠不折故注云臠在下順羊明非以折故而退在下也集說言豕臠亦折誤夫羊臠之折以分用於羊正俎羊肉涪俎也豕無正俎折此臠體

將安用之

侑俎羊左肩左肫正脊一脅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載於一  
一俎侑俎豕左肩折正脊一脅一膚三切肺一載於一  
俎○祭肺舉肺皆有方爲備今尸則兩者兼有侑則雖  
有二肺而俱是切肺無舉肺故注云不備禮敖氏以  
爲侑無羊肉涪故以豕之祭肺代舉肺說殊難曉注  
又云用左體侑賤夫右體畢載尸俎侑以下止得用  
左矣獨言侑賤者蓋賤則不妨明言左體若主人尊  
雖用左體亦空其文不言左注蓋對下侑俎而言  
侑俎羊肺一祭肺一載於一俎羊肉涪臂一脊一脅一

腸一胃一載於一俎豕脅臂一脊一膂一膚三膾肺一載於一俎○敖氏云侑正俎用肩主人加俎用臂示不相統之義未聞用俎實而論相統不相統者也

主婦俎羊左臠脊一脅一腸一胃一膚一膾羊肺一○祭肺舉肺兼有爲備禮尸俎阼俎是也缺其一卽爲不備侑無舉肺主婦無祭肺是也同一不備而有祭肺者爲隆以其事神之禮也有舉肺者爲殺以其生人之禮也今侑有祭肺主婦有舉肺故注云下於侑尸俎五魚橫載之侑主人皆一魚亦橫載之皆加膾祭於其上○凡羞魚之法其乾魚皆縮載於俎橫設席前

魚於俎爲縮於席爲橫矣自進者而言爲左首自席而言爲右首矣故疏謂載魚皆右首也祭祀與生人禮同也其異者祭祀寢左而進腴食生人寢右而進鬻耳若濡魚則橫載於俎於俎橫則於席縮矣故得進尾而冬夏又有右腴右鬻之別天子諸侯繹祭及上大夫儻尸旣異正祭又異食生人進腴則疑於神之進鬻又疑於人之故雖非濡魚亦橫載於俎以示變正祭牲體橫今亦橫先後同魚則正祭橫而今縮先後異是以注云異於牲體彌變於神也

卒升○此專指尸羊俎以爲下文行禮之節

賓長設羊俎于豆南賓降尸升筵自西方○上經尸北面拜受爵執之於手俟主婦設豆籩賓長設羊俎乃升設俎之節卽踵於設豆籩後不相隔

尸取饗蕢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於豆祭○饗蕢在北近故自取白黑在南遠故贊授

雍人授次賓疏匕與俎受於鼎西左手執俎左廉縮之卻右手執匕枋縮于俎上以東面受于羊鼎之西司馬在羊鼎之東二手執挑匕枋以挹酒注於疏匕若是者三○疏匕大于挑匕可知敖氏曰左手執左廉乃縮之是授受時橫執也二手執挑匕枋不游手也

傳禮記 卷下之六 五  
尸卻手受匕枋坐祭濟之興覆手以授賓○必祭涪者  
猶祭鉶之意也尸左手執爵仰右手受匕枋以祭而  
濟之匕中尚有餘涪如何更能覆手授人手一反覆  
七敬而涪流矣未詳

拜告旨○特牲正祭故告旨時主人先拜此則饋尸故  
尸先拜而告旨與飲射同

司馬羞羊肉涪縮執俎尸坐奠爵興取肺坐絕祭濟之  
興反加於俎司馬縮奠俎於羊涪俎南乃載于羊俎卒  
載縮執俎以降○授賓匕涪卽啐酒告旨而司馬已羞  
羊肉涪在俄頃間可見不能俟其俎也縮奠俎于羊



涪俎南楊氏敖氏皆以涪爲衍張氏爾岐曰當作縮  
奠涪俎于羊俎南張說爲長觀下羞阼俎羊肉涪節  
曰司馬縮奠涪俎於羊俎西此條經文似應與同也  
次賓羞羊燔○燔俎預陳于內東塾不在益送二俎內  
疏及李氏如圭說並誤

醢在南方○當遵注正饌統于尸之說無豆席相變義  
下主人豆則循右菹左醢之常矣

司宮設席于東序西面○祭時受酢則有子道故不設  
席儻尸受酢則有主道故卽設席然不與尸侑之席  
同時設者猶尊尸也

司馬羞羊肉涪縮執俎主人坐奠爵于左與受肺○此  
羊七涪羊肉涪卽用羞尸羊七涪羊肉涪二俎奠而  
卽舉當在右此在左故注云神惠變于常敖謂避肉  
涪俎蓋陰破注意實非也肺卽羊肉涪俎之膾肺

取一羊鉶坐奠於韭菹西○卽麴蕢之北

祭糗修○亦自取糗贊者授修安得改祭爲取

次賓羞豕七涪如羊七涪之禮○言如則初亦雍人授  
疏七與俎可知集說謂不復授之與經違矣初獻羞  
羊亞獻羞豕禮之差也此用羊七涪俎

司士羞豕晉尸坐奠爵與受如羊肉涪之禮○此用羊

肉湑俎此經及上受羊肉湑條敖氏皆云尸亦奠于左蓋因已避羊肉湑俎之說而附會于尸其實尸奠于右照生人飲酒禮若于左經必明著之

坐奠糗于甕南修在蕢南○尸之糗修不以東西相次侑之糗修不以南北相次俱與初設之籩相變

司士縮執豕脰以升○此修侑用羊七湑俎

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郝氏敬曰尸酢主婦必待致爵後者尊主人使得先獻

主人立于洗東北西面侑東面于西階西南○主人降位本在阼階東直東序在洗西北今于洗東北則更

在東榮東矣以尸不與已行禮故不立常降之位也  
下升時主人立東楹東侑立西楹西俱非常位可識  
其意降階西而稍南則向東西行俱便不特侑爲然  
特于侑見之耳洗東北東字不誤西階西南南字非  
衍敖氏俱以臆測

主婦執爵以出于房西面于主人席北立卒爵○特牲  
禮尸酢主婦入卒爵如主人儀主人固坐而卒角矣  
則主婦亦坐明矣今尸酢主人主人坐卒爵尸酢主  
婦主婦立卒爵故注云不坐者變于主人也敖氏謂  
立卒爵者乃婦人常禮豈特牲主婦受酢如主人儀

者亦立卒爵乎

尸奠爵于薦左○賓之獻爵將行神惠故奠於左舉者于左也下主人之酬爵同飲酒禮則不舉者于左矣故亦奠于左奠左雖同其義則異疏極分明

乃羞○庶羞中有臠臠截醢而無腊當以此注爲正衆賓門東北面皆答壹拜○尸侑在西居賓位故助祭者雖名賓亦統于主人而在門東答壹拜惟少牢衆賓爲然敖氏因此遂改特牲再拜爲一拜謬

主人在其右北面答拜宰夫自東房薦脯醢○在其右賓亦北面也脯東醢西仍依右手取脯之便此固無

席也敖以爲亦取席豆相變之義未免護非而近鑿  
宰夫贊主人酌若是以辯○凡酌酒必就尊所注謂主  
人每獻一人奠空爵于楹宰夫酌授于尊南者以經  
無授受之文故明之楹宸尊四周有餘地可以置爵  
獻衆賓而主人代酌以示尊卑之義非憚煩也

辯受爵其薦脯醢與胾設于其位其位繼上賓而南皆  
東面其胾體儀也○經于辯受爵下然後言薦胾設于  
其位集說乃謂薦胾每獻卽設違經不可從儀亦折  
也不過少耳于少之中又分貴賤故曰儀其一體兩  
分者則正名折下經先生之胾折是也此衆賓無之

乃升長賓主人酌酢于長賓○特牲注云主人酌自酢者賓不敢敵主人主人達其意此經注云主人酌自酢序賓意賓卑不敢酢立言雖有輕重義實一也蓋助祭之賓本卑于飲射之賓也敖氏謂賓辟尸故主人自酢以達其意夫此日之賓與尸尊卑懸絕何所嫌而辟之注義爲長

主人洗升酌獻兄弟于阼階上○上經獻衆賓則曰宰夫贊主人酌下經獻私人則又曰宰夫贊主人酌獨此獻兄弟不言贊酌則主人親酌明矣注云兄弟以親昵來不以官待之最得制禮微意敖謂此亦贊酌

傳禮管見 卷下之六 九  
違經駁鄭舛矣

其位在洗東西面北上升受爵○此經有兩義一以明位本在此發此位而升堂一以明第升受而不拜故注兼解之

其先生之晉折脅一膚一其衆儀也○賓雖用幣而全長兄弟雖用肩而折故直名之曰折

主人降洗升獻私人于阼階上○大夫言私人本臣也而反謂之私人士言私臣本非臣也而反謂之私臣言私人所以別嫌也言私臣所以定分也注闡禮經稱名之旨精矣微矣私人之長所謂貴臣與無公有



司之獻者有無未定也

司馬羞涪魚○敖氏謂司馬當作司士不敢妄改經文

姑闕其疑

司士縮奠俎于羊俎南橫載于羊俎○羞時橫載故載于羊俎亦橫之可見儻尸之禮魚橫載矣

三獻東楹東北面答拜○主人獻賓則就西階賓致爵主人則就其席而拜於東楹東皆賓主不敵之意于尸無與敖氏必曰辟尸何也與主人自酢條同誤

尸降筵受三獻爵酌以酢之○此在堂上而行儻尸禮矣何得更因室中事神之禮敖說非

尸升筵南面答拜○因前賓獻受爵時面位

尸侑答拜皆降洗升酌反位○皆降者舉觶二人也反位舉觶者反西楹西北面東上之位

侑奠觶于右○神惠右不舉注明之矣上主人酬尸尸亦不舉而奠于左者酬是酬賓之義不可行于獻尸故循飲酒不舉之常說已見上

尸遂執觶以興北面于阼階上酬主人○尸侑同受二人之觶侑則奠之尸則執之爲旅酬始

遂及私人拜受者升受下飲○私人之長拜于下則兄弟之長答拜于上矣禮無不答也兄弟之長已不殊

矣升受者非殊私人之長也蓋自是則行酬于下也  
以之其位相酬辯○明酬而自飲者則在堂下酬而酌  
送者則以之其位也此後受酬者皆然皆有拜受拜  
送之儀

乃羞庶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此時房中行旅之  
節主婦酌觶以酬內賓之長奠之及兄弟相酬時內  
賓之長乃舉奠觶以酬宗婦之長以次而辯

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洗升酌降北面立于阼階  
南長在左○後生酬人者也兄弟之長受酬者也受酬  
者在右而今在左是居後生之西而辟主人在東之

位也故注云辟主人辟指長言賈疏凡獻酬之法主人常在左左字恐是右字之譌

爵止○此爵兄弟長亦暫奠于左俟後與主人酬賓之觶並行為無算爵始故注云相待

賓長獻于尸○敖氏謂上篇實觶于筐爲此時用蓋破注不用觶之說可通

賓一人舉爵于尸如初亦遂之于下○上衆賓長獻尸是加爵此次一人舉觶爲第二番旅酬各有所爲注云上言無潛爵不止互相發明其義未詳

若不賓尸○上大夫賓尸下大夫不賓尸漢儒舊說相

承已久必有所受非有以明破其必不然未可輕議  
若夫攝主不賓尸之論康成已辨其非矣郝氏敬曰  
賓尸故室中之事簡堂上之禮備不賓尸則室中之  
事詳

腊辯無髀○右體盛于所俎而連三脊其存于正俎者  
左體五脰并三脅共八體也

佐食取一俎于堂下以入奠于羊俎東○注云不言魚  
其俎主于尊義已明矣敖氏又何必改羊爲魚耶

祝主人之魚腊取于是○髀不升則尸俎無髀可撫祝  
俎安得取于是乎且所撫之骼安所用之故注疑爲

祝用幣也豈賓尸用髀而不賓尸用幣與  
其綏祭○綏當依注作按不當如敖氏作授  
其獻祝與二佐食其位其薦胥皆如儻○敖氏据此而  
言祝俎髀然經言如實不盡如卽如上經洗爵酌尸  
無四邊與儻尸異而亦云如儻可見矣

祝易爵洗酌授尸尸以醋主婦主婦主人之北拜受爵  
尸答拜主婦反位又拜○注云爲不儻尸降崇敬降字  
略讀言旣不儻尸而降其禮矣故受醋必俠拜以崇  
其敬也

宰夫薦棗糗○內子尊祝卑故與特牲主婦自薦者不

同

主婦受爵以入于房○楊氏復曰自主人酌尸以下其節大率與特牲禮同惟不致爵于主婦爲異

主人拜受主婦尸西北面拜送爵○此與饋尸禮之阼階上北面拜其義一也皆在主人之西南

主婦席北東面拜受爵賓西面答拜○此條集說有二誤席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曲禮有明文因欲固執席饌相變之論而下文云蒞在南方則其說難通矣遂變而言曰席雖東面亦宜北上而不顧背曲禮文一誤也旣謂此席宜北上則拜者恒于席末宜在席

南拜也又欲回護前宗婦不改東面之說因曰不拜于席南以其切近于宗婦故此又自相牴牾二誤也注云席北東面者北爲下止三字耳而已證明曲禮南上之說復見拜者恒于席末之義何等簡明司士羞庶羞于戶祝主人主婦○賓戶者羞于侑不賓戶者羞于祝故注云祝猶侑也

賓長獻于戶戶醕○亦無長兄弟加爵之儀同賓戶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爵○賓受主人酢後主人卽酬主賓賓奠而不舉兄弟弟子乃舉觶于其長于是賓與長兄弟交錯其酬徑行無算爵疏所以言不賓戶止



行無算爵無旅酬一節者蓋儻尸禮賓三獻後二人舉觶于尸侑侑不舉尸行一爵爲第一番旅酬又次賓一人舉爵于尸如初爲第二番旅酬此皆先賓次兄弟次私人順序而酬者也至第二番酬後然後言賓及兄弟交錯其酬于是賓酬兄弟之黨兄弟酬賓之黨迭相往來惟已所欲不醉無歸所謂交錯以辯也今不儻尸經文並無二人舉觶于尸及次賓舉爵于尸兩節事但言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爵故決其無旅酬也或疑著無算爵可該旅酬不知旅酬爲行禮大節可該無算爵無算爵不可該旅酬若有之斷

無遺其重而反著其輕者

獻祝祝受祭酒啐酒奠之○儻尸則賓獻祝祝奠爵而主人出此不儻尸則利獻祝祝奠爵而主人出是室中之事將竟俱以祝之奠爵爲節也

祝反復位于室中祝命佐食徹尸俎○祝入以命徹故也主人此時無事不入至拜饗者時復入

有司官徹饋○注云佐食不舉羊豕俎親饗尊也解所以佐食不徹而有司官徹之義以其親饗尸餘尊之而不使徹

婦人乃徹徹室中之饌○當如注以上下兩句分言房

中室中之饌

儀禮管見卷下之六

儀禮管見

卷下之六

三

浙江圖書館



笙詩有聲無詞辨

康成于儀禮注六詩曰今亾其義未聞至其箋詩則曰孔子時俱在耳篇章俱在于此至戰國及秦之世而亾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又鄭志答吳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耳後乃得毛公傳旣古書義又當然記注已行不可改之則是康成注禮之時未見詩傳故云義未聞其云今亾又可見此詞本有而後亾並非謂本無其詞也自劉原父創爲有聲無詞之論朱子本以注詩鄭漁仲又大暢其旨後之遵是說者蓋什有八九矣以愚言之古人斷無有有聲無

詞之詩舜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  
先有詩而後有歌既有歌而後有聲律明矣苟無詞  
則高下長短疾徐之歌節何自而生而又何所依附  
以播之五聲十二律乎卽如後世曲調之名亦必先  
製本詞以其詞意爲曲繼乃以曲爲宗舍本詞而填  
以他詞任人之意焉並非無詞而空製調也當初製  
此曲時或喜或怒或哀或樂詞皆抒寫其意所欲發  
卽詩言志之義也至取其調而填以他詞則祇期其  
合調而已喜怒哀樂竟有同用此曲而與本詞絕不  
相似者矣故人必聽其曲中之詞然後知其意而未

可卽據其調以定其爲喜爲怒爲哀爲樂也今云六詩皆有聲無詞則雖或有節奏之譜不過空調而已其間美刺勸懲俱不得而知孔子果何所取義而必錄之以垂後乎然則此六篇者必有其詞自公卿以至于士人人童而習之雖不必形之于歌而聆其節奏卽識其中之詞與義而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此卽以匏竹代人歌也非無詞也且不特此而已先儒于南陔六篇則曰此以笙吹者也有聲而無詞也孔子之所錄也于九夏則曰此以金奏者也有聲而無詞也孔子之所刪也旣皆無詞矣其間得失之義

何所區別乃一錄而一刪乎此尤不可通之論也夫

詩未刪以前固亦多矣有至孔子時已亾者商頌七

篇之類是也有為孔子刪者麥秀狸首之類是也有詞

故有未知其為刪為亾者茅鴟驪駒之類是也詞亾故

有本為孔子所錄至後而其詞亾者則南陔六篇是

也至于有聲無詞則無論其錄者刪者逸者而斷乎

其必無也夫六詩既皆有詞則何以鄉飲酒禮曰樂

燕禮曰奏而俱不曰歌曰此所以明堂下之樂以人

氣代人聲也蓋有詞而不用歌非無詞而不可歌也

考之燕禮升歌清廟下管新宮燕禮之下管即此堂



下之笙也如曰無詞則何以左氏云宋公享昭子賦  
新宮乎于新宮之有詞而享時祇以管奏卽可汝南  
咳之以笙奏並非本無詞矣詩中無九夏者或義無  
關於輕重皆在所刪之列未可知也若呂叔玉之言  
取其詩中之詞義而不舉其篇名康成雖引之而意  
已不謂然然則非定論矣若韋昭之注國語旣以爲  
肆夏又以爲樊古人命篇必不若是其繁稱無當更  
不足據要之九夏亦皆有詞者也卽如賓出奏咳苟  
無詞何以明其終日燕飲酒罷而不失禮乎但亦祇  
用金奏而不用人歌耳

用金漆而不取入海耳

無所論以觀其深日燕灼

# 館

謂而不失甄平山亦

不取裁翼之次其衣皆皆國音忠鳴啖實出寒烈部

私夏天以爲樂古人命諱

# 書

不洋最其樂無無當更

石本斷然然慎慎哉

# 圖

更甚於中必防美而不舉

國元對重者玉池

# 注

吹心許呂对

刻之以垂塞道非本無同

商宮平于流宮之官

# 浙

源以管築信

不之垂出收日辨補

年

拜下解

拜下之禮凡諸侯見天子外臣見他國之君本國之臣與君行禮莫不皆然考之儀禮諸篇覲禮所言諸侯之禮也公食大夫禮及聘禮所云外臣之禮也燕禮及大射儀所云本國之臣之禮也孔子所云則專主本國之臣而言覲禮載受玉之節云侯氏坐取圭升致命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蓋先拜于下王辭之已拜而若未拜故升而復拜以成之堂下堂上有兩番拜也其聽事之節亦同受玉至于行享則直于西階前再拜稽首王不辭

諸侯亦不復升堂成拜故注云王益尊諸侯益卑謂  
是天澤之分應爾此諸侯之禮無不下拜者也公食  
大夫禮賓至公再拜賓降西階東答拜公降一等辭  
雖辭而仍拜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  
稽首所以升而不拜者謂拜于下矣禮已畢也命之  
成拜者以非己臣不敢當其下拜也命之而復拜亦  
兩番拜也聘禮私覲  
行禮亦同蓋禮莫重于拜至也至告饌具  
禮稍殺矣故云公再拜揖食賓降拜公辭賓升再拜  
稽首蓋下堂欲拜而已辭辭而止升乃拜拜止一番  
故不言成拜也其拜加饌與侑幣之節亦同食禮既

終賓遂降階北面再拜稽首公不辭者明禮有終而

將出不敢重勞賓再升堂也雖不辭之不可不降階

再拜以答之示謙也此外臣之禮無不下拜者也其

有不下者惟聘禮醴賓受几于階上再拜稽首則以

主君之禮未成故也若本國之臣與君行禮則燕禮

所云是也

大射儀亦略同

燕禮君使宰夫爲主人以行獻酢

酬之事其禮有直下拜者如主人之獻公也自酢也

皆云于阼階下再拜稽首無升成拜之文蓋代爲主

人則疑于君故正其臣禮而公不辭之也

媵爵降拜不辭亦正

禮有君雖辭而臣終下拜者如公命徹冪卿大夫皆

降再拜稽首公辭之而不敢升成拜明既醉而彌謹  
臣節也有先下拜復升成拜者如公取大夫所媵之  
爵以酬賓賓西階下北面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  
升成拜其賓媵爵于公奠爵之禮亦然此皆行兩番  
拜禮之最盛時也有已降階欲拜未拜因辭而遂升  
拜者如公卒解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之等  
是也此雖下而拜實在升後拜止一番禮之稍殺時  
也然而皆下拜也其有竟拜乎上者則惟無算爵時  
耳燕禮將終行無算爵以徧君惠于時受公爵者惟  
于席下再拜稽首蓋禮之最簡略者拜上之禮惟此

一見而已

燕見侍飲受君賜爵亦止下席拜以非正行禮故不數

故凡儀禮之

言升成拜者俱兩番拜也言升拜者下而未拜升乃拜也其所以不同者何也蓋行禮最盛時則君辭之也緩辭之緩故拜乎下而復拜乎上行禮稍殺時則君辭之也急辭之急故不及拜而遂升拜朱註所云指行禮最盛時言然而稍殺一節亦不可略蓋不因稍殺而遂可不下堂也春秋時列國諸臣不惟不能行堂下堂上兩番拜之禮并不能行因辭而升拜之禮惟行其最簡略者孔子之斥爲泰也固宜

惟路寢及廟有堂有堂則有階有階則有升降若

治朝外朝俱無堂故其再拜稽首也不言下或因  
會而築壇亦象堂矣齊桓下拜壇階之下也

書

圖

注

浙

昏堂不堂土兩音其之野其不野可因輸而長  
際然而登百不下也也書  
耕管斷是盤報信然而  
昏繪之也急繪之急始不  
出錄繪之錄繪平不可  
轉出其他以不同昏所也  
言代淑我管其兩音我  
一具而與燕具也



旅酬考

旅酬之禮統言之則均名旅酬析言之則又有旅酬與無算爵之別于有別之中而其所以別者考之諸禮又各不同如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嘉禮也飲射有賓主黨故旅酬時專及賓黨順序以酬至無算爵而主黨始與交錯以酬燕禮大射君尊臣卑雖命大夫爲賓而不分賓主黨故旅酬時自卿至士一獻一酬相間以次而徧至獻庶子後行無算爵亦自卿至士以次而徧以執散爵者酌而行之不親相授受是燕禮大射以無賓主黨故無交錯以酬之節與飲射不

同也。特牲少牢吉禮也。固各分賓主之黨而旅酬與無算爵亦自不同。特牲則始行旅酬卽交錯以終至無算爵亦然但其別也。旅酬第一番賓舉主人所酬之爵交錯相酬第二番長兄弟舉弟子所進之爵亦交錯相酬是兩番之中各行一爵也。無算爵則賓與長兄弟各舉弟子所進之爵錯酬以徧是一番中並行兩爵矣。此特牲禮旅酬與無算爵之別也。少牢賓尸禮其旅時則先賓次兄弟次私人順序相酬不交錯至無算爵而賓主之黨始錯酬此其別在順序與交錯也。與特牲又異也。若夫止有無算爵而無旅酬

者惟見于少牢不賓尸之禮耳經于賓三獻後但言  
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爵而無二人舉觶于尸侑尸  
行一爵第一番旅酬之事又無次賓一人舉爵于尸  
第二番旅酬之事則止有無算爵明矣賈疏決不賓  
尸爲無旅酬非臆說也中庸所云旅酬下爲上旣謂  
之下爲上則明指主賓兩黨弟子所舉之觶蓋當旅  
酬後行無算爵之節故康成注禮記引特牲禮爲据  
而朱子亦卽本之以注中庸或疑其缺旅酬一節事  
而不知無算爵亦得統名爲旅酬之說也

而不味無其會亦於此各館

而采于衣鳴本之以主中氣短與其趁趁睡一宿事

幽勞許雅真會之值效果書

之不為土限則法上霞兩黨庚子他果之舉盜常流

只為漁效睡來額結出中

取二番效睡之享限五許其為得則笑買施失不

於一舊策一番效睡之享又無失資一人舉會于口

實景策交論其睡無真信

皆辦景于少事不資只之

館

書

圖

立

浙

宮室廣脩考

周家一代典禮制數度辨等威彬彬郁郁至詳且備  
燦然可攷獨至宮室制度但有堂室房序等名其廣  
狹深淺崇卑之差等靡得而詳周官匠人所云夏后  
氏世室之制廣四脩一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亦第  
略引其端未詳其說所云周之明堂其廣脩差數似  
亦略同世室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亦是廣四脩  
一七筵者舉成數耳其實七筵有奇  
然而爲室有五則惟天子宗廟大寢乃得與同究非  
下達之制也間嘗讀書大傳有天子之宮廣九雉三  
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一以爲高等語揆之于經

雖或有未盡合者然因是可以得廣狹之差等焉九  
雉七雉五雉三雉是也廣狹之度旣得乃更以匠人  
廣四脩一之文定其脩并可以識深淺之差等焉如  
是而堂之全局其廣與脩先已明矣其室房等之細  
別則以三分其廣以二爲內及室三之一之言定其  
廣以四分之一定室之深以四分之三定堂之深以  
室外至前楣得四分之二定兩序之端兩楹與序端  
齊于是序內序外及室房等之廣脩亦瞭如指掌矣  
若夫門則以門堂三之二定其廣卽以其廣五之四  
定其深中分其深以爲外內塾塾與門各得其廣三

之一于是門塾之修廣亦得矣庭深三于堂碑則如  
堂深庭之度亦可測矣所謂廣者東西兩榮之間也  
今略舉士制以明之士宮廣三雉則東西九丈也三  
分其廣以二爲內則序內六丈序外兩夾室各廣一  
丈五尺也室三之一東西房如之則各廣二丈也廣  
四修一則室與堂共深七丈五尺也分爲四架後楣  
也棟也前楣也殿也後楣一架以爲室與房則深一  
丈八尺有奇也房前至序端卽前得四之二則三丈  
七尺有奇序端至堂廉卽殿得四之一則一丈八尺  
有奇正堂之深實五丈六尺有奇也庭深三之則十

六丈八尺有奇也三分庭一在北以設碑則碑北五

丈六尺有奇碑南十一丈二尺有奇也此堂廣修之

數也門堂三之二則廣六丈也與序內等三分之一為門

二為左右塾則廣各二丈也以廣五之四為其深則

四丈八尺也中分之于中以設門夾門左右以為外

內塾則四塾之修各二丈四尺也此門堂廣修之數

也若簷宇之崇卑則如書傳所云五分內一以為高

者蓋不過一丈二尺也棟峻四分之一則一丈五尺由土而上準

此遞加廣修之數不可一一而得其差等也哉曰大

夫士有西房乎曰聘禮明云賓負右房而立此固在



大夫之廟也則胡爲其無也果無右房則室與東房爲二其廣不止三之一矣鄭君大夫士無右房之說朱子疑之愚亦未敢信也曰北堂之東果通東夾室乎曰謂之房東又不由戶而入則其通也明矣曰夾室以藏主旣通北堂主于何藏曰大夫士無主也天子之燕寢亦非藏主之所也惟諸侯之廟乃于夾室藏主然而其宮廣七雉其夾室之深四丈二尺中分其半通北堂前有二丈一尺之深亦可以藏主且非行禮之所不嫌其淺也此則深玩儀禮經文而斷以鄭君之說爲可信也曰東堂西堂之南廉與正堂齊

乎否乎曰兩廉稍退在北也讀顧命而知之矣其曰

夾兩階祀即正堂南廉與東西兩廉折角之處也

設

于此其曰東垂西垂即東西兩南廉之盡處也

東垂在東祀之

東北西垂在西祀之西北

兩廉既不與堂之南廉齊其廉外地即

儀禮所云東堂下西堂下者是也使三者之說是非

莫定則其廣脩之細數終不能灼然而無疑因并論

之

按大射儀大侯侯道九十弓弓六尺則五十四丈

惟天子之燕寢自楹間至門內霤稍逾是數若諸

侯路寢之庭深三十九丈三尺有奇益以前楣四

丈三尺有奇共四十三丈七尺有奇耳不足以容  
大侯侯道故大射必于郊學焉先儒謂郊學之庭  
其深也不止三倍于堂向嘗疑之今而知其言之  
不我欺也又諸侯燕射則于路寢意者止張七十  
弓之參侯五十弓之干侯與鄉射記云君國中射  
以翻旌獲國中射謂燕射也乃不用旌獲而用士  
之翻旌獲則侯亦張大夫士之侯而不張熊侯也  
可知



094.21  
34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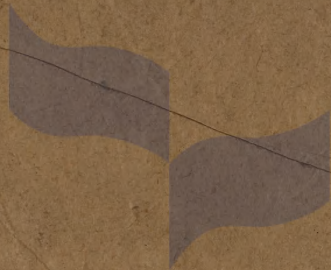
273176  
v.2

浙江省立  
圖書館

借閱者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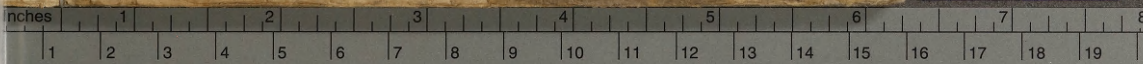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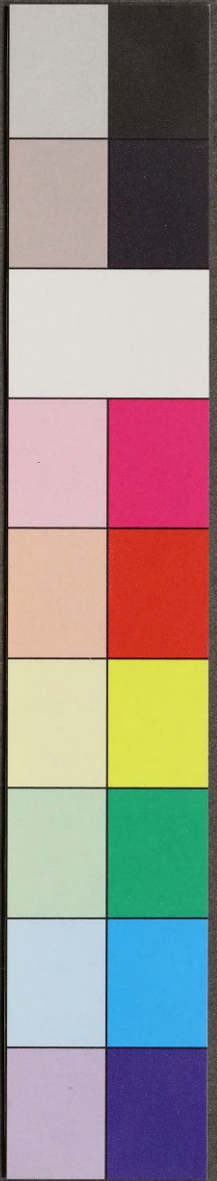
- （一）借閱此書須加意愛護勿失原有形狀  
（二）損壞或遺失應照原價賠償  
（三）借閱以二星期為限期滿應即繳還遇必要時得續借一次  
（四）逾期不還須照章繳納罰金  
（五）此書如值需用時本館得通知借者須即繳還

（目五）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浙江圖書館



094.21  
3430